

928
ホ
9

牧齋有學集

九



牧齋有學集卷三十六

塔銘

憨山大師曹溪肉身塔院碑

我海印憨山大師以天啓三年癸亥冬十月十二日
坐化于曹溪故宗伯宣化蕭公囑韶州守張翼軫建
塔院造影堂葬有日矣五年乙丑侍者福善介侍衆
緣固請兩粵當道奉迎靈龕窆廬山五乳峯下少年
惑于青烏家言撤甕出龕如舊浮供南康推官錢啓
忠以私淑弟子謀卜善地以妥師靈弗墨食不克葬
南海弟子劉起相爲瑞州推官瞻禮悲泣復奉靈龕

歸曹溪江神撝訶風日助順道路軒豁于戈遠屏崇
禎十六年癸未之九月也總戎宋紀暨五羊善信議
茶毘建塔啓龕雙趺儼然髮爪俱生容顏光潤勝腹
下垂處皆可捫揣海衆踴躍謂師再生贊嘆號呼不
忍舉火議全身供養如能大師故事竺僧胥海南旃
檀香塗體尊奉于舊塔院卽大師所卜天峙岡地去
南華寶林半里許時則癸未之 月 日距癸亥入
滅二十有一年矣先是五乳塔成謙益徇福善之託
爲銘南海陳相公子壯鏡石于曹溪而甲申供奉之
事未有撰第二碑者歲在庚子謙益旣訪求夢游全

集較讎卒業而畧記最後因緣而論次之曰昔者世
尊婆羅樹間灰身滅度分舍利爲八分阿難已下諸
祖多用火光三昧人滅 師子比丘遭羅王難恐
異端學起故傳袈裟爲信此去六傳至于大鑿衣止
不傳而留肉身于末後此何故哉衣之所傳者信也
衣則器而已矣有器則有爭爭斯竊竊斯盜斯殺者
皆器之爲也此宗立大通爲六祖又立 寂爲七祖
兩家之爭端已肇于此矣時代寢久爭竊滋多佛所
訶窮人僭號者必將相挺鋒起天鑿懸絲止衣者所
以止器也器止則爭止一花之葉果自成而五宗之

藥牙不自我作此置衣不傳之深旨也衣既止矣無
器則何以表信所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者將無夸
父謏詬索之而彌遠乎則莫若示之以肉身肉身不
壞卽金剛身卽那羅延身卽清淨妙法身天魔無所
得其便外道無所作其孽詛邪惡慧無所熾匿其奸
欺誰得而爭之而竊之而盜之是故佛祖以舍利爲
舍利而大鑿以身爲舍利佛祖以衣爲衣而大鑿以
身爲衣使千百世衆生見之仰之如黑夜之斗極如
復關之符節傳爲信器莫尚于茲不然則此皮囊血
肉煨之灰場散之尸陀林餵虎豹飼魚雀何所不可

而香泥上之漆葉護之又諄復于楊柳爲官之難何
爲也哉自唐先天二年迄崇禎癸未計一千年我憨
山大師復以肉身住持曹溪踵大鑿之後現不壞身
而爲說法然後知後五百歲法城頽倒裨販之徒螟
蛉之子爲爭爲竊爲盜爲殺者不得以信器爲口實
大鑿留衣之旨益信而大師現身說法堅固光明爲
大鑿證明于千年之後兩鏡交光不謂之傳信不可
也嗚呼法運衰微統要譎濫以僭亂爲譜系以欺誣
爲正令受大和鷄臭之屈翻謂舉揚應布視吐血之
報轉相誇詡今也戒思歸然慈嚴交仰不言而辯不

怒而威居今之世礎惟邪僞折伏妖魔孰有先于此者乎萬曆丁巳月大師東游涖三峯然燈說戒漢月師請坐堂上勘辯學人余與漢師左右侍立諸禪人魚貫而前摠衣胡跪各各呈解大師輒語開示應病與藥皆俛首點胸禮拜而退厥後爭開堂豎拂開化一方今亦多順世去矣宿因不忘法幢如故曹侯溪畔長明燈前豈無有乘願隨侍披衣擊扣如平生者乎此則具天眼者悉知悉見而非人之所能及也緇白四衆善根淳熟有能謁大師塔院頂禮慈容契會先後兩大師分明救世之深心是真皈依是真供

養燕公無礙香不妨隨心到南海矣謙益下劣弟子慙負記荊不能弘闡吾師微言大道謹采剞龍跡推廣唐人佛衣銘之緒言以詔告末法乃作銘曰未申劫濁禍亂蠶午大士全身坐鎮南土屈响磨納重暉盛唐紅爪丹唇欣欣樂康嗟彼開寶淚涌蘄州那延在定奚感奚訓至人無心龍天有意二祖一師示現碩異曹溪之源溯星宿海橫流滔天一滴未改大鑿云亡莫紀謚號百有六祀爰塔靈照惟忠惟孝吾師道原身雲心月長護金輪庾詞斲碑鈎引緣起豐佐吾道以埃柳子

天童密雲禪師悟公塔銘

崇禎十四年辛巳上以天步未
田弘遇捧御香祈福補陀大士還賞紫衣賜天童悟
和尚弘遇齋祓將事請悟和尚陞座說法祝延聖壽
還朝具奏上大嘉悅命其請詔所司議修成祖文皇
帝所建南京大報恩事命悟爲住持領其事弘遇卹
命敦趣以老病固辭踰年而示寂又二年甲申國有
大故龍馭上賓越十有五年戊戌嗣法弟子道恣具
狀年譜申請謙益俾爲塔土之銘嗚呼明先皇帝現
身輪轉迴心付囑愆黃頭之左道禮白足于耆年智

眼遙躡龍光昭回法音信衣如授佛記誠末希有盛
事也乾坤焚蕩人天雨泣佛日長新祖燈未艾草土
舊臣劫灰餘燼其忍不刳心雕腎假詞空門以尊揚
仁皇帝之末命謹拜手稽首捫淚而誌之曰師諱圓
悟號密雲嘉靖戊寅歲生常州宜興蔣氏八歲知念
佛春陽遊嬉輒動世間無常想十五能躬畊以養親
二十六閱檀經歡喜誦習知有向上事負薪入市釋
肩立橫街竟日不知有人三十安置妻孥依龍門傳
和尚脫白執爨賃春負米百里外時以已事叩傳瞪
目直視雜以詬罵慙悶成病二七日汗下乃蘇服勞

四載始納僧服掩關千日矢明此事傳屢加勘驗終不許可師亦自諗一似有物昭昭靈靈卒未泯懷如是六載秋日過銅棺山頂豁然大悟忽覺情與無情煥然等觀大端說似人不得正大地平沉境界從前礙膺渙然冰釋與其師往復縱辨箭鋒相觸如紀昌飛衛之交射幾于輾車直過拽倒繩床矣傳入神京參侍二載歸而上雙徑禮天台探禹穴海門周公汝登道東南以宗傳證聖學師與之水乳相契祭酒陶公望齡司空王公舜鼎交參扣擊師之法道盈于海東自王公始也傳歸龍池且老撾鼓集衆以衣拂付

師傳入滅心喪三年始徇衆請升堂說法秀眉稚齒瞠目側耳一聞提唱肅然改容開剏五年百廢具舉一日告衆者裏無人證明且向別處尋討下座卽行登匡廬過衡岳結夏後應天台通玄寺之請幡然南歸就樹縛屋誅茅苦床坐夏才三十輩開法者數人明年移海鹽之金粟師初出龍池旗亭下有天井可飲千人有偉丈夫指曰是師住處金粟固有千人井師居六年食堂滿指矣已復應閩人黃蘗之請有瞽男子杖而扣師師爲開示霍然識道而去明州司李黃君端伯餐風味道迎主鄧山阿育寺住三月復遷

天童自是一住十一年師六坐道場于金粟天童最
久建立恢宏機緣歎集此二地爲最盛始至皆灰場
草地斷礎敗甃旣而高簷三丈連閣四周金田香界
隨地湧出金粟宗風洋溢海宇輪蹄交蹠竿牘旁午
三韓南詔輿車蕃舫莫不炷香頂禮重譯問訊盛矣
哉近古未有也應緣甫畢息機投老曳杖入通玄萬
衆挽之不可烏道騰空學人麋至鱗宗翼集蔚爲僧
海而師報齡盡矣居六月示微疾晨起按行工築亭
午臥榻少選趺坐頻申而逝崇禎十五年壬午七月
七日也世壽七十七僧夏四十四明年癸未弟子建

塔天童迎全身窈幼智菴之右隴余觀恣公稱師說
法以謂掀翻露布洞示真源當門踞坐祇以一棒接
人如大火聚觸著便燒如太阿劍血不濡縷辨真心
行真行悟真道說真實法化真實衆折旋俯仰咳唾
掉臂乃至挑磚運瓦搬土拽石或笑或罵有烹有鍊
無是無非真實法門大矣哉一切衆生中之平等寂
滅光明幢也恣公師之嫡子馬駒踏蹴其言可信不
誣而余之心服師者有三霜苞利養傳舍殿堂挂壁
一瓢隨身兩膝仗緣偶住撩衣便行黃龍心丹稜浩
之芳規也全提正令不當人情劈面鉗錘薦頭生按

不惜貴要之顏駢不獲飽參之舌跌真點胸秀鐵面
之孤風也牢衛法城堅持智刃唱高皇之御製攘斥
寇氛鑄護法之虛詞鏹除邪種明教蒿大慧杲之餘
勇也後五百年鬪爭牢固機鋒激射妨難弘多師以
慈心接之以直道御之以正理格之以妙辨摧之消
有無于三藩窮玄要于四戰務使其霜降水涸智訖
情枯而後已初雖攝折多門終乃鎔融大冶事有激
而相濟理有倒而相資非鐵石之鑽磨則火光不發
非峽崖之束鬪則水勢不雄天其或者假借礎錘助
揚水乳用縱奪爲正印化同異爲導師于人何有于

師何有佛無定法禪有綱宗無取雷同何妨料棟榑
老訶天衣說葛藤禪翠岩罵舜老說無事禪各具隻
眼都無死句正用以破壞籬壁斫伐稠林何獨以貶
綽諸方爲師詢病乎五燈之譜非我作故是則不看
他面非則誤在前軍未識畫裏之龍徒訟夢中之鹿
爭嫡孽則黃帝之兄同年考祖禰則玄元之孫後至
斯則可以聽其吹萬付諸兩行者也師彘度弟子三
百餘人嗣法自大滄如學鄧尉法藏已下十又二人
親承鑪鞬未及付授者又若干人王臣國士參請皈
依者又不勝數偕恣公二通輩結集語錄書問標揭

眼目者江陰黃毓祺介子也師旣歿介子裁書介天
童上座某屬余爲塔銘遭世變不果作而介子殉義
以死又十年矣余爲此文鄭重載筆平心直書誓不
敢黨枯朽朽欺誣法門用以副恣公之請且慰介子
于九原也銘曰

有大浮屠住澗河東樹大法幢聲光熊熊晚提法印
坐天童山如妙巖 死關帝居穆清具天眼通棟別
斯人以殿正宗唯師之興耕稼陶漁誓鞭識牛以裂
身車銅棺之巔擺脫囚窳大地虛空平沉消殞踞曲
盞床雷轟電激棒如雨點佛祖辟易棒頭有眼光爍

父其鄉書生早死舅奪母志投城東俗僧出家雍染
十年猶爲啞羊僧遊武林聽講于聞谷禪師未竟聽
相宗于靈源論師晝則乞食屠肆夜則投宿木椴孤
蓬殘漏風號雪饜束縵篝火一燈如燐指僵手塚墨
堅筆退燈爇就枕口喃喃如夢嚙不休由是貫穿論
疏旁搜外典所至白犍椎打論鼓揚眉豎目非復吳
下阿蒙矣還吳參蒼師于中峯一見器異命爲維那
楞嚴席罷留侍巾屨六年蒼法二師約踐更講大疏
寔尸勸請法師至華山命爲監院及其順世講堂建
塔院刻續高僧傳覆視遺囑若捺券契蓋蒼師之傳

云爾當其忍寒餓擊蒙鈍鑽穴教網摩厲智刃視古
人連錐誦帝死關活埋亦何以異雖其求名未了繫
牽一旦報熟命臨正因迸現如豆爆灰如金出鑛心
花開敷業種爍盡佛力法力與不可思議熏變之力
積劫現行一往發露臨終正定又何疑焉昔生公自
誓背經與否捨壽之日得報如是厥後升座已畢衆
見塵尾紛然墜地隱几而化始知昔誓之有證也道
開深心密誓誠不知其如何顧其捨壽之日示現實
相使學人知金剛入腹少分不消毒藥塗鼓千年必
發斯其枝拄末法揭正智而續慧命者同已徹底拈

出矣不謂之有證焉其可乎道開每出遊余輒痛爲
錐剗今銘其塔猶斤斤不少假者良以邪師魔民窻
禪埽教旁生倒植正法垂盡舉揚末後一着藥狂雜
穢如用一線引須彌是以心俱直不可得而回互也
道開名自局世壽五十二僧臘二十九塔在庵右若
千步其徒文圭拾遺骨藏焉奉師書來請銘銘曰
師初誓願猛刹堅固如沉醉人抖擻得寤隨順應跡
處俗流中無明未吐薄醉朦朧般若因深誦習力大
如醉迷道電光閃破依生死船望涅槃岸匪教匪乘
曷濟曷亂我銘斯塔普告後賢生公片石說法熾然

固如法師塔銘

吳中自蒼汰二師繼殞賢首宗不絕如綫癸卯九月
汰之徒固如法師自寂包山顯慶寺余歎曰又弱一
个矣其徒正詣等建塔山中奉遺言具狀請銘按狀
師諱通明字固如崑山周氏子年二十四歲出家授
具徧叅性相二宗聽華嚴大鈔于華山汰師將傳衣
付囑謝不受晚居講席炷香必歸汰師而師之自敘
則云初宗賢首繼叅天童辛勤無所得庚辰春聽大
鈔忽悟十玄之旨又四年癸未始契三玄三要頓見
古人用處作十二頌又作五十三叅頌以相證明鳴

呼我佛塵沙法門包羅華嚴法界至矣盡矣華嚴法
界外豈別有三玄三要十玄門三法界已了三玄三
要安有未了循師言而求之豈其叅訪熟爛終結果
于雜華抑亦大事了畢聊披襟爲座主是未可詳也
師言數年來禪講老師物故後生不識古人大全是
矣余謂禪與講猶射之有二的中其一不必又問一
也教力弱不免折而人于禪禪解淺又不免還而依
于教此一矢而折兩中也是故知禪而不通講者謂
之辟我則好辟焉知講而不通禪者謂之固我則好
固焉余之論與師願異如此惜未及躬與勘辨而窮

竟其所得也狀又稱公潛心唯識至習天台觀教居
包山十餘年貝葉棲架凝塵滿床素交禪侶不過三
數人寢疾彌留自製遺令唱還鄉曲泊然而逝蓋其
徒稱師止此而余之銘師者亦止此銘曰

善財南詢烟水茫茫彌勒樓閣彈指發光何教何禪
畫地自量師之扣擊閱歷諸方十玄三要兩楹彷徨
晚坐包山水月道場還鄉一曲離人斷腸塊然石塔
說法琅琅三舟一日卽我銘章

華首空隱和尚塔銘

博山無異禪師有法嗣曰華首空隱和尚諱道獨初

名宗寶南海陸氏子也生三歲母抱登樓觀蜘蛛結
網瞪目久之悲喜不勝晚自言四十五年來回憶不
加毫末其夙根如此六歲失父隨母居近寺晨趨禮
佛瞻視輒移午聞老僧言見性成佛遂發深信如釘
入木得六祖檀經捧持頂戴禮大士求識字疲困倒
地忽覺身騰空中汗透毛孔孔明燈誦經彷彿認是某
字詢之人果然遂數行俱下年十四辭母入寺習定
樹下胸次忽如劈竹衝口說偈驚動其長老年十六
自磨刀就磐石上禮佛剝落縛茅籠歸山單丁十餘
年母病渴晨擔山泉走二十里抵城圍如辨掌紋年

二十九母歿與其弟靈泌腰包謁博山一見曰宗實望汝來久矣拈倒騎牛入佛殿話勘衆下語皆不契師呈頌曰貪程不覺曉愈求轉愈渺相逢正是渠纔是猶顛倒蟻子穿大磨石人撫掌笑別是話生機不落宮商調山微笑曰大鹿生是夕師登座告衆莫道博山無人如今也有箇許爲更名登具足戒住九月而別囑曰汝八月再至不得辜負老僧是年九月博山示疾始知爲末後付囑也師掩關金輪徙黃巖一意住山無出世粵中宰官請住羅浮開博山法門幡然起應慈悲普重機緣冥叶而世變大作矣閩人以

鴈湖延師復請住西禪海波觸博弓刀擊憂所至有吉雲擁護甲午歲掃博山塔杖錫還粵豐湖羊城頻受叅請牀座禮足道路布髮津梁稍疲微示瘡疾辛丑四月由海幢及芥菴自剋去期七月二十六日端坐而逝世壽六十二坐夏三十有三師有二大弟子曰天然顯公祖心可公公以弘法羅難坐脫瀋陽之千山帥哭之慟曰吾道衰矣踰年師示疾顯公啓請住世師笑曰汝在吾何死于是顯公奉師全身塔于羅浮華首臺西谿之南手次行狀遣侍者今覲間關五千里撰書幣而謁銘于余余惟師上根利智多

生熏習見性成佛四字直是胎藏鉤銷卽心卽佛守
定牢關非心非佛斷爲增語于是全提正令曲指悟
門遮表二詮則格量永明法界一心則鏡懸棗栢從
此無一言落夾片語過頭如今人執痴符家懷僞契
販如來法訶祖師禪藥病相訟狂易莫反標此正印
柱彼倒瀾豈非般若之神符金剛之寶劍與師之深
心密行世所未悉者二昔者大慧言吾雖方外忠君
憂國之心與忠義士大夫等洪覺範鹿門燈公則曰
孝于事師忠于事佛此洞上宗風也師悲智堅密鑑
鞞弘廣植菩提之深根茂忠孝之芽葉節烈文章之

士賴以成就正骨夜濯命根白峴碧血長留佛種條
衣應器同飯法王此則其內闕外現陰翊法運者也
古人道眼分明師資鄭重榮名利養畏如霜菴有謂
深心裏纓頭邊撈摸一兩人爲接續者有謂架大屋
養閒漢所居世界莊嚴爲痴漢者師每道博山語我
過後二十年宗風掃地土地廟裏也上堂了不圖親
見此語良爲流涕餐風味道英特如雲親承記蒞兩
人而已人謂師嚴令孤峭不走博山一線豈知其悲
憫末法如救頭然凜自然之周陞立他家之榜樣有
不勝涕淚悲泣者歟此則重規疊矩謹護法城者也

往余訪憨山大師遺集致書海幢師歡喜贊嘆披衣
焚香捷椎以告衆病中見心經箋大師轉生辨重加
印可顯公以余沾被法乳亦菰蘆中幅巾弟子也故
屬之以銘其何敢辭銘曰

毘嵐風吹壞劫初崑岡火炎扇洪壚有大比丘建法
旗一單坐斷嶺海隅心月普照心雲舒如摩竭龍雨
焦枯分身蜿蜒鱗鬣俱矯首蟠尾南北殊大雲如空
覆巨廬智電擊爍醫无間中央不動常安居頷下自
護摩尼珠黃皮裹骨山澤癯緇素旃貉魚貫趨日月
耳環徒縈紆刀輪劒葉嗟騶虞樹下三諍今迴車鶴

林變白只須臾蕭然一榻結雙趺揮手長揖辭寰區
法幢傾摧法將徂葛藤博飯皆屠沽烏空鼠印胡爲
乎卽心卽佛心印孤宿將嚴警持兵符佛祖齊証誰
敢誣魔外竄匿同卽且丹青樓閣煥毘盧法座圍繞
青蓮敷孤峯獨宿我自如隨身兩膝無剩餘龍象踏
蹴看二駒瓣香迴向忍不辜我作銘章三嘆吁博山
家風斯世無塗青鉛墨老泉疎逝挽頽波作世模利
竿倒却須人扶後五百年期不渝

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七

傳

吳金吾小傳

金吾姓吳氏名國輔期生其字東澗山陰之州山村其邑里也少保兵部尚書總督薊遼諱兌者其曾大父也錦衣衛都指揮使掌衛事晉秩一品名孟淵者其父也崇禎庚午以覃恩授錦衣衛鎮撫事上耕籍田以正千戶充巡綽官東宮出講以指揮僉事充侍直厥後所司以賑荒薦由指揮使加三級兵部以浙直募練荐升南鎮撫司僉事甲戌春用定南撫民監

軍都督同知游加太子太保左都督其所歷官也入膠庠能出其輩流游學嶺南試武闈趣舉第一揮使任俠好士所交結多海內鉅公名士折節追陪盡傾其父客守環衛能其官緹騎惡子俯首斂跡使歸賑饑贍災全活數十萬人制詔風厲其素所豎立也東中之未定也將驕卒悍要求百出赤九白羽盤互繹騷出死力以捍父捐貲財以全家鳩徒完守以衛鄉井國人皆曰吳有收子亦曰于我有德也司馬公先大父同年進士揮使余兄弟也期生來告我曰吾父今年八十國輔六十矣國輔之生平微伯父誰知之

者忍使其艸亡木卒及身而已乎余曰諾作吳金吾小傳據事屬詞不敢以文舊史氏曰天啓元二東事方殷搢紳誅韋雲集闕下獵纓側弁而談兵事詞垣則徐子先顧九疇卿寺則董見龍劉夢晉何天玉臺諫則游省生部郎則王季木曹元甫貴介則顧所建茅止生劉晉仲翁孝先布衣則孟羽尼張任甫金大初胡敬仲靡不骨騰肉飛腸肥腦滿購解飛之人募鑿空之使逝將繩度黑山弓彎綠水期生少年金吾子飛揚徵逐家世將壇諳曉表餌方畧矢口奮臂獵獵然風生燄發何其壯哉迄今四十年所星移物改

疇昔高談濶步請纓說劍之流皆已化爲碧玉漫爲
土堆晉仲不知其存否敬仲已作盲老公余與輝使
公幡然篤老期生亦髮種種矣奄忽百年丹青彫換
諸人之姓氏將與雒陽之銅狄燕市之酒壚澌然同
盡長夜窮塵誰聞有訪問嗟咨興悲而憑弔者期生
愾然太息思托余言以有傳也有旨哉期生後與商
丘段增輝善段生卽俠士也用賢良辟召寇陷商丘
力戰死之段嘗挾期生訪余虞山臨行執余手曰增
輝誓必死國能與增輝同志者期生也蓋期生之生
平能見信于賢豪間如此

金文學小傳

文學名元復吳縣下侏人也家故右族其父老困諸
生君年十四學賈逐什一息賈不成返閭左爲富人
掌記已又棄去爲童子師不十年三徙其業爲養父
計也中表有仕楚者邀君與俱君之楚擁臯比抗顏
爲人師漢陽書生鼓篋來游君指目蕭生良有秦生
聚奎是二子皆速飛蕭具六翮矣越數年萬曆庚辰
蕭舉南宮第一楚人嘆君知文弟子日益進所得束
脩羊益豐則遣使迎養其父三年而後歸自吳適楚
泝大江二千里樓船往返若經郵傳人不知爲塾師

父也年三十歸於吳始娶婦婚諸弟吳人慶其父曰
幸哉有子又十年始補博士弟子員君面滿于盤身
肥于匏鬚髯戟張意氣豪甚羣少年目睨之輒戟手
叱曰小子輩毋吾燈窗爛讀蕭會元文字亦知出老
手指授耶羣少年稍稍引去又十年而楚書生中所
謂秦生聚奎者亦舉進士授吳江令遣使來延請君
笑謂家人吾將以老秀才謁縣令耶抑以老塾師謁
門弟子耶謝弗往也君以萬曆戊午年八月卒年六
十有四子瑞莘才七歲長負奇儁爲諸生有聲乙酉
歲焚儒衣冠削跡不再出人以爲有父風舊史氏曰

余讀東氏補亡詩以爲與同業疇人肆修鄉飲之禮
所詠之詩或有義無詞于是補著其文以綴舊制有
旨哉其言之也古者鄉飲酒禮先歌南陔白華之詩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然後繼
之以華黍由庚崇丘由儀時和歲豐萬物得所小雅
之詩作而中國強盛四境不交侵胥由于此文學之
養其父夫非南陔白華戒養潔白之孝子與于稽其
世在萬曆中葉孝治昭明之時小雅之作信而有徵
矣語曰三王之民比屋可封以文學之孝不及與烏
頭綽楔六闕表門之典司世教者以是爲聖朝庶士

物類彙編 卷三十一
四
之常德不能重舉也余故特著之無使其無傳焉

蓮蕊居士傳

蓮蕊居士者太倉黃翼聖子羽也子羽少從其父監司公宦學長應辟召服官州邑晚而削迹息心築蓮蕊樓精修香光之業遂自號蓮蕊居士云子羽娟美靜好眉目如刻畫舉止聲欬秀出人表屬文摛詞散華落藻娶太原文肅公孫女稱詩說禮和鳴共命咸指目神仙中人也弱冠遊虞山以陸孟鳧何季穆爲師友孟鳧溫良易直溫然恭人季穆譚兵器負幹濟糞澣章句小儒子羽游于其間濡染鏃厲久之遂兼

其所長也已而從余游熟聞金華震川之緒論從事于論世經國之學迥异乎世之窈脂剖葦游光揚聲者也崇禎中年先皇帝行辟召法用奉常師薦授成都府新都知縣新都屢中寇城惡雉堞半圯門闔如懸薄賊氣吞焉俄傳賊大至民孳妻子負釜甌走匿山穴中子羽召父老子弟涕泣告曰若等皆烏獸窟去縣令獨無兩脚耶所以効死弗去者爲新都人守鄉里墳墓保全性命也縣令願爲若死若等安得舍去皆伏地泣應曰諾又曰賊亦人耳非有八臂九頭也強者以兵巧者以弓矢推魯者以瓦石渠谷爭先

之常德不能重舉也余故特著之無使其無傳焉

蓮蕊居士傳

蓮蕊居士者太倉黃翼聖子羽也子羽少從其父監司公宦學長應辟召服官州邑晚而削迹息心築蓮蕊樓精修香光之業遂自號蓮蕊居士云子羽娟美靜好眉目如刻畫舉止聲欬秀出人表屬文搗詞散華落藻娶太原文肅公孫女稱詩說禮和鳴共命咸指目神仙中人也弱冠遊虞山以陸孟鳧何季穆爲師友孟鳧溫良易直溫然恭人季穆譚兵畧負幹濟冀澹章向小儒子羽游于其間擣染鏃厲久之遂兼

其所長也已而從余游熟聞金華震川之緒論從事于論世經國之學迥异乎世之窃脂剖葦游光揚聲者也崇禎中年先皇帝行辟召法用奉常師薦授成都府新都知縣新都屢中寇城惡雉堞半圯門闔如懸薄賊氣吞焉俄傳賊大至民孳妻子負釜甌走匿山穴中子羽召父老子弟涕泣告曰若等皆烏獸窟去縣令獨無兩脚耶所以効死弗去者爲新都人守鄉里墳墓保全性命也縣令願爲若死若等安得舍去皆伏地泣應曰諾又曰賊亦人耳非有八臂九頭也強者以兵巧者以弓矢推魯者以瓦石渠谷爭先

始知有城可憑有民可使相與繕守却敵而都會恃以無恐事之殷也太原君慷慨誓死爲子羽畫死守計如唐楊烈婦所以教李侃守項城者乘城之日親爲饗以食數百人蒼頭乳媪周呼勅勵民心是以益強蜀人劉普嘆曰子羽文弱如婦人好女顧乃矯厲奮發爲卓犖奇男子又曰子羽固奇男子其妻亦未可謂婦人也事聞銓部漫弗訾省隨牒升安吉州知州子羽不顧恤淹久厚自濯勵乙酉之亂桂陽相挾掖廷南奔屬車從騎所在繹騷子羽集士民正告曰邦家不造長秋播越臣子當奔問官守扞禦牧圉唯

効命賊如我何庫藏有千錢萬錢不敢愛以待勞者
縣令身編行伍冒鋒鏑縣令妻手自庀酒脯給餽粥
事之不捷積薪拒縣門縣令閤家自焚以謝若輩皆
搏頰痛哭據地距踊曰請爲公決一死庚辰冬十二
月賊繇資簡東下破瀘州徇仁壽十七日焚我近郊
子羽率衆登陴遙見火光中絳衣黃纛瓦礫詬誶譁
笑之聲殷動樓櫓賊不能測繞城馳射將引去城頭
矢石齊發賊落馬死者六人獲騾馬二十餘匹賊遂
走漢州破德陽殺署篆汪應星而去自賊躡楚蜀名
城大都望風奔潰而新都葭爾無恙由是川峽郡縣

始知有城可憑有民可使相與繕守却敵而都會恃
以無恐事之殷也太原君慷慨誓死爲子羽畫死守
計如唐楊烈婦所以教李侃守項城者乘城之日親
爲饗以食數百人蒼頭乳媪周呼勅勵民心是以益
強蜀人劉普嘆曰子羽文弱如婦人好女顧乃矯厲
奮發爲卓犖奇男子又曰子羽固奇男子其妻亦未
可謂婦人也事聞銓部漫弗訾省隨牒升安吉州知
州子羽不顧恤淹久厚自濯勵乙酉之亂桂陽相挾
掖廷南奔屬車從騎所在繹騷子羽集士民正告曰
邦家不造長秋播越臣子當奔問官守扞禦牧圉唯

是資糧屨屨弗克供給以干譴怒何辭之與有敬與
父老約次舍之不儻養餼之不時以爲臣子羞罪在
父老省視之不先干振之不戒以貽父老憂罪在太
守于是協心併力夙夜治辦再宿而六師至帷宮帳
殿所至如歸掾人廬兒飽食甘寢周廬宿衛午夜巡
檄鎗梧蠹立炬火炤耀黔兵萬騎竟夕無譁卸聲桂
陽亦嘆賞執手鄭重而去浙西失守與遺民哭別皆
失聲不忍去歸臥沙頭之印溪樁柱所謂蓮蕊棲者
營齋奉佛太原君沒于蜀有女若子損衣加食間點
染爲山花艸蟲生色浮動子羽手書欸識以相娛悅

子孫駿發能讀其書子羽益專脩淨土日持名數萬
聲不少間士大夫希風誦慕咸以爲國之遺老邦之
端士世之幸人天之君子也子羽行安節和不徵逐
交遊與人交咸有終始孟鳧沒無子經紀後事有侯
芭負土之風讀書采掇菁英不以祭獺食跡爲能爲
詩如么絃哀士自有天韻從周安期徐元歎游句法
益進渝城度歲詩江明無月夜猿喚不眠人余賞爲
文外獨絕入都應召蜀中寇警諸什愛身名閔喪亂
思深哉勞人志士之悲歌也子羽蕭閒絕俗所至輒
搜討名勝嘗攜太原君登莫釐峯遊天台度石橋巾

車道裝晤歌山水間吳中流聞以爲勝事性好古銅磁器及宋雕古書搜訪把玩如美人好友屬有檀度事輒緣手散去其在蜀觀彌牟鎮八陣遺跡拜杜少陵艸堂修楊文忠公墓道過郫縣榻王稚子石闕碑數紙歸而摩挲移日曰嘉魚官錦盡在此矣漚和御物不爲崖岸斬絕逐囂搯油油然與居不厭薰蕕皂白胸臆井井雖同人善友不苟爲異同也余評詩論禪多所訶罵子羽好與其徒游每欲爲調人語薄喉吻輒止余心知之而弗欲竟也今老耄爲詩文衝口信筆槎牙漫漶子羽伸紙疾讀輒了其意手自繕

寫藏弄篋衍不以示人其愛人以德護短匿瑕皆此類也子羽今年六十有四臥疾浹月書尺蹏訣別屬其子以生誌爲請嗟夫世人春根行百里刺刺與妻于語不忍發子羽病未沉篤節巾待期自製終令非其清明在躬淨信得力逝將長揖三界而能如是乎余與子羽師資啐啄垂四十年姑以世諦文字敘次其生平作蓮蕊居士傳以慰其請焉蒙叟曰余崇禎丁丑被徵下吏海內孝秀若華州郭宗昌胤伯商城段增輝含素凡十餘曹從余于請室效古人獄中受經皆珪璋持達雄駿君子與子羽偕應辟召者也胤

伯守華扞賊含素歸商殉節子羽歷官蜀瀾全城其事皆鑿鑿副名寔竭頂踵報人主辟召何負于國家哉先皇帝厭薄科目號咷博求誰能秉國成大命以傾而議者詆譎薦舉以土龍求雨爲譏則已諄矣人亦有言舊國舊都望之暢然子羽棲神蓮花國土巡迴藏識殆未能舍然于此余爲斯傳循念崇禎故事若夫鳥獸之號鳴燕雀之啁噍而不能自己也其亦子羽之志也夫

嘉興高氏家傳

弘光元年四月工部虞衡司主事高承埏爲其父原

任工部屯田司郎中道素伏闕訟寃天子愍之詔吏部覆議准復原職復拜疏爲九世祖故太常寺少卿高翼志請得如革除諸臣補祠定謚章下所司未逾月而國難作而高氏一門死忠勤事昭綸緯而垂史冊後千斯年固與天壤同敝矣越十有四年戊戌虞衡子佑鉅以余舊待罪太史氏乞爲家傳以徵野史乃按而次之曰太常諱翼志字士敏徐州之蕭縣人元季僑居嘉興從鄭元祐高啓諸人游爲世儒宗年二十五爲鄧山書院長洪武二年以續修元史徵入翰林爲編修累遷侍講學士建文朝兼太常少卿庚

戊會試副禮部右侍郎董倫主考取胡廣吳溥楊子榮楊溥胡濬等爲名公卿成祖入靖內難或云遜去不知所終或云盛庸兵敗自縊死以衣冠歸葬嘉興常豐里文忠之謚載嘉靖嘉興續志或云建文時特謚或曰景泰時禮部胡濬請之寔錄無徵野史錯迕莫可考据其以不屈節而死與諸忠臣接踵爭烈則無異辭也屯田君者太常八世孫也諱斗光字明水改名道素字玄期祖交州知州文登父抃舉萬曆己未進士天啓元年除工部虞衡司主事調營繕司奉勅偕內臣黃用督造桂王府第于衡州七年秋兩殿

落成崇禎元年六月還朝序勞遷屯田司郎中二年三月初三日雷風示變桂府寢殿傾圮先帝敦重親親逮繫下吏初訊援造作不如法律擬配再訊擬戍上怒未解屢讞屢駁是年九月畢命東市嗚呼昊天疾威龍蛇起陸朱邸漂流瓊臺焚蕩此固劫灰龍火懷襄崩裂之徵兆也蔽罪小臣以塞天譴何庸之與有以職掌言之君分督正殿以外用分督寢殿以內正殿建君不度用敘功寢殿圮君代用抵罪李代桃僵開口捕舌或有鬼神構鬪其間而非先帝之本意也承堦字寓公舉崇禎庚辰進士知遷安寶坻涇三

縣有異政竇坻乘城却敵功尤偉弘光初量移工部
虞衡司主事瀝血上書爲父白見寃狀移病請假國
亡後自屏草野行吟坐泣呼憤祈死越三載以病歿
人謂高有三忠焉太常忠而死者也屯田死而忠者
也虞衡以孝始以忠終者也國家重熙累洽士服舊
德箕裘相望若高氏累世忠孝青簡輝映垂三百年
斯則宇宙之間氣琰琬所希有也舊史氏曰弘光皇
帝南渡初謁孝陵告奠甫畢卽顧問懿文太子寢園
享祀云何都人傳其語以相訝及其卽位命脩舉革
除典祀追尊上祀悉予遜國諸臣謚優恤備至北轅

不歸父老言之肯潛然出涕或嘆曰孝惠帝再來也
由此觀之太常得援羣忠例議卹施及雲孫沉寃昭
雪因緣邁會豈偶然哉桑海遷移掌故湮沒繼述盛
典昭回日月焉可誣也余作高氏家傳表而著之後
之惇史無以痛恨權奸之故抑沒主德則蒙有厚望
焉

沈節婦傳

節婦姓蘇氏華亭蘇侍御一齋之女庠生沈胤嘉之
室也胤嘉少有聖童之目侍御奇而妻之節婦與胤
嘉齊年二十一生子承歆補庠生娶婦始一下樓家

人得見其面承歆歿又撫其諸孫爲庠生者二人孀居五十五年卒年八十一郡邑皆式閭楹楔承歆次子球球子麟讀書隱居咸有卓行人謂節婦有後也舊史氏曰余考松江府志國朝節婦表厥宅里者十有四人其節行茂著未及表閭者七十有二人而蘇氏與焉舉一郡則天下可知也舉平世則喪亂之際觸冒白刃墜谷沉淵者又可知也於乎何其盛也春秋之世婦人之見經傳者衛莊姜宗伯姬之流寥寥如鳳毛麟角而魯之文哀穆三姜史不絕書左丘明于周郊之婦如臯之妻皆牽連得書豈其慙遺高行以周家有道之長卜世三十卜年八百而閨門風烈未及昭代之百一我二祖列宗之遺澤與岐周豐鎬孰遠孰長後世固可以按籍而考也余遊雲間遇節婦曾孫麟訪問遺事以次考求節烈姓氏見于志乘者歷三百年珩璜琺瑯之化邑屋可封故論著之如此語曰是非瞽史安知天道余之傳節婦也豈徒以尺一之牘補烏頭雙闕之遺而已哉

石林長老小傳

石林長老名道源婁江許氏九歲禮智林明公爲師十八薙染二十二受具古心律師二十三聽楞嚴法

華惟識起信于巢松法師四十喪母始出居吳之北
禪虞之東塔破山今年六十八矣師儀範清古風骨
稜稜禪誦之隙喜涉外典焚膏宿火食跣祭獮箋注
繕寫盈囊溢篋剗心拂迹棲神教觀以文字三昧回
向般若其心地瑩如其神明湛如也度身量腹典衣
減食用以度經籍庀丹鉛居無常住遊每信宿不慕
貴遊不招徒衆視一切榮名利養如窗塵陽燄一瞋
而已常箋解李義山詩及類纂所讀書如古人蒼葢
之例垂成輒置之曰此非衲衣下事也盲禪魔民招
搖塞路攢眉畫腹都無耐對人有問之指南堂一爐

香忻然解頤而已昔法安禪師常訶秀鐵面吾始見
秀有英氣謂可語今而知其癡也比丘法當一鉢行
四方秀不能爾于八達衢頭大屋從人乞飯養數百
間漢豈非癡人尚可與語乎余每與師漫語及之輒
相視而笑悠悠末法古德迢然迨亦惟師可與一笑
也矣師居北禪慈月夫人降乩爲師畫像點染才數
筆落落然望而知爲師也喜而爲之贊

贊曰水觀寂寂山骨層層天女點筆素練風稜雲床
雪被切玉琢冰蒙叟作贊真清淨僧

祭文

祭蕭伯玉文 有序

歲在丁酉吾友泰和蕭兄伯玉順世而去者七年于此矣其猶子孟昉遣力詒書以遺文來請序友人虞山錢謙益發函哭之過時而悲序旣削草以其間漬淚執筆爲文攄哀俾孟昉讀而焚之以告諸宿草之墓其文曰

嗚呼我交伯玉忘分忘年召雲命律非有使然昔在公車秋牘郵傳我爲題目比諸臨川闕下定交如杵曰問我膠我漆汝草汝弦長安如海朝市喧闐惟兄好我寂寞留連紙窻宿火雪屋寒氈寥寥一騎繫汝

門前啄人窈柄羣飛刺天我如危林一葉未鐫兄與梅公屏跡周旋噤而告我何以自全君胡不胄國人望焉陽甲乍坼冰腹彌堅使節兄墮閣訟我牽促數斗闔號咷橐餖鉤黨批格飲章蔓延以我標榜累爾迤邐兄曰無畏公其晏眠勿以懸車忘彼控弦相思命駕訪我歸田耦耕老友明發新阡梅白巾車桃紅放船班荆語數作黍就便相望衡宇共此華顛曾不五稔南北播遷生死訣別沉灰颺烟石濤僧來袖遺短箋風拍七金火爛初禪惟我佛地不崩不騫云何未了大事因緣身車織牛靖策後鞭我奉明謗荅曰

唯然河沙海墨普願勉旃報章在塗奄及下泉夕陰
觀河夜壑逝川天醉未省帝筮有愆榮名安之前塵
各還孤情絕照託寄一編嗚呼哀哉我與伯玉宿世
善友九師緣熟空王願久兄于般若植因濃厚漉囊
挂門貝多栖手慧解鈎攝萬行抖擻如染香人香生
其口我迷隔生覽鏡狂走流浪多年腕晚知咎覺友
趣發夢心旋剖如醉薄醒始惡咯嘔伯玉已矣是誠
在某敢執擔麻自棄誦帝多心妙觀歸宗賢首金剛
誦論見史攝受佛頂昔義多岐雜揉引繩長水雍彼
稷莠性相分河台賢隔牖譬如兩耳區別左右非云

和會况乃擊楫皮筆紙骨盡此年壽代兄肩荷庶不
相負常寂光中為點頭否陳根載宿靈心不朽鑒我
誠言聊貰絮酒嗚呼哀哉

祭虞來初文

嗚呼丁喪亂之方廡嗟吾生之不淑兄既解其簪纓
余亦免于桎梏指蒼鄉之莽蒼喜音問之促數日馨
咳以相聞月素書其一束粵今歲之獻春暨蕭辰之
改燠胡郵筒之杳然閱爾音于金玉將靈脩之有他
豈鳩鳥之不告俄有夫焉玄巾發金沙兮再宿趣問
兄之起居卒然應以不祿意道路之傳譌抑老耳之

聽繆杵當胸而擊撞車迴腸以輾轉徐掩抑以問故
乃噉然其一哭又踰月而聞訃報窀穸已移卜惟虞
主之用栗須吾筆以書木告僕夫以戒行及祖行之
未速駕白馬以素車庀椒漿與明燭歛玄冥之疾威
驚坤輿之翻覆風拍山其欲碎水滴地而成軸迴孤
舟于毒浪收窮命之一粟列冰車之峩峩抗雪柱之
轟轟聽堯年之鶴語察周郊之牛目悲蟲老而蟄藏
同馬牛之蝟縮將余心之遙遙命下走之鹿鹿扞寸
管以告哀絮一竿以遙祝臨朔風而霑灑徒老淚之
盈掬嗚呼哀哉昔丙午之嘉會陟仕途以登頓如汲

井之兩輪紛負塗之鬼豕成金虎于宮隣旣斗南而
箕北亦薺甘而蓼辛智不謂乎集苑愚不慧乎積薪
慶彈冠而相賀閔失路而交呻伊鶴表之歸舊見銅
人之泣薪我疎放以無紀兄拮据而長勤齊婉晚其
一致復空有而彌親邇生平之游跡每絕倒于時人
雜莊語以嬉笑繼諧謔以怒嗔書發函而噴飯語失
笑而墊巾角短長于七箸鬪哀哉于眉顰鄙驕人之
好好噍老成之諄諄吁嗟兄其往矣吾何托乎笑噴
憶張燈之高會在戊子之好春張水嬉而卜夜奮絲
肉以雜陳移壁月以入座浸繁星于水濱然火城而

不夜爛花樹其如銀遲質明而畢宴感榮落于茲晨
執兄手而三嘆信爽鳩之樂頻覩參橫兮月落識迴
向于空門兄知我之托寄顏微笑而弗曉曾百年之
未滿遽告歸于大均兄淵敏以絕世稟夙昔之靈根
口決河其如雷腸熱火而輪困脫身世以長往閔積
劫之沉淪知空生于一漚蕩諸有于吹塵撫昔夢而
一笑曾何有于云云陳余辭之覩覩警風發于青蘋
嗚呼哀哉尚饗

哀詞

徐巨源哀詞

昔韓退之哀獨孤中叔曰衆萬之生孰非天耶將下
民之好惡○蒼茫無端而暫寓于其間耶柳
子厚哭張俊餘謂激者曰天之殺恒在善人而佑不
肖是二者其論皆不及孟子孟子論天下無道有道
德力相役而蔽之曰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
亡有道無道皆天豈暫寓耶順存而逆亡豈但殺善
耶孟子之論則通矣以吾友巨源徵之則有未盡焉
巨源姓徐氏吾師季良先生第三子也余鄉舉出師
門巨源二兄皆師事余吾師自邑令人西臺受黨人
排竿二子伯學仙仲學劒皆無所成巨源暮年雄駿

吾師自幸有子吾師沒游經喪亂文章意氣未嘗少
衰戊戌歲詒書數萬言以斯文見推約扁舟東下請
事函丈未及行而死于盜嗟夫巨源居今之世生今
之時讀書好古嶄然有以自見不可謂之非逆天也
天之全巨源也掠地免圍城免急獄亦免固非有意
殺巨源也然卒不免于盜手者何也豈天之殺善人
固其本意而假手于羣盜歟將亦事天夢夢所謂蒼
茫無端者聽盜之以巨源爲朝脯儻而不能禁歟抑
以今之盜皆天吏囑斯世有逆天而未亡者以是暴
天之短而信其屠戮歟巨源訃至余哭之而哀旣而

曰吾敢乎哉是忽忘孟氏之明戒而重天之怒也姑
爲詞以舒余哀書一通以遺其子俾讀而焚諸殯宮
且鑱之墓上巨源諱世溥江西新建人歿時年五十
一其詞曰

大江告其西逝兮燦牛斗之晶光延津兩龍耿其未
沫兮乘帝車而下降散芒翼爲文章兮作人中之于
將嗟龍身之摧殘兮仍獄底之餘殃胡天公之懵懵
兮恣盜賊之昌昌維吾子之駿發兮熊頭角而先登
羅經史之義府兮陷文字之堅城衆皆望塵而却避
兮羌獨告余以未央期褻糧而造余兮請示我以周

生齋不學集 卷三十一
行子以吾爲識道之老馬兮敢自愛其瞽聵天之將
喪斯文兮盜亦恣其斧槍吾方恃子以自厲兮若將
援而喪厥肱翳撐犁及統格兮蒼蒼不獲係其嘉名
誠知皇天無老眼兮吾又何誣諉夫巫陽惟吾師之
德烈兮孰竹帛其無稱逝將論次以報若子兮指九
天以爲正苟素車之可要兮補三哭于友朋橫江流
而陳詞兮吾得濟其有命

嚴宜人文氏哀辭

并序

宜人姓文氏東閣大學士謚文肅諱震孟之長女兵
部主事嚴杖少保謚文靖諱訥之孫也文肅忠果正

直耿然如秋霜夏日愛其女以爲類已文肅叅大政
百日而罷歸里踰年而卒宜人從夫官信陽哭其父
過時而毀忽忽如不欲生越九年而卒崇禎甲申之
十一月也年四十有六日月有時卜葬于虞山祖塋
之側哀子熊屬其舅氏秉撰述行狀來請爲誌伏地
哭不能起余爲感而泣下往文肅輟講筵歸改葬陸
夫人以丘嫂之誼謁余爲銘今老居此世忍復執筆
而銘其女乎宮隣金虎感倚伏于前左帶涕辱悼橫
流于後絃么徵急墀歎壑盈俯仰三世于余心有戚
戚焉彈毫綴思百端交集聊爲哀辭一通以寫余懷

曾子固有言墓銘埋之墓中而哀辭刻之塚上以辭
代銘亦可以慰人子之思于沒世其辭曰

唯川澤之鍾美兮產珠圓而玉方猗彼美之含章兮
粲宵明與燭光刻名字于苕華兮叶圖頌于珩璜屏
丹華于盥洗兮約顧步于明璫奉嚴君爲係傳兮肅
鏡鑑于公宮結嘉姻而旣饋兮揚袿徽其滿堂被阿
錫以恤削兮躡鳴玉之鏗鏘判獨介而離立兮御荆
布以自將辨貞素爲鞶帶兮被禮義之繡裳雲衣飄
而欲舉兮香風汎而彌芳敬般中于諸母兮戒陝輸
于七章脫鷄鳴之環珥兮峙燕游之糗糧儲宿肉于

旨畜兮挫糟凍于羽觴呼臬 而移日兮歌慕棗而
隕霜臂奇毛于下韝兮沫絕景于康莊陌上草薰而
花暖兮閨中燭掄而漏長丈人宣麻而登進兮郎君
射策而肆翔易縞綦爲翟茀兮御雕軒而服箱飲戴
星于鈴索兮晞浴日于垣墻胡昊天之不弔兮奄頽
岳而壞梁慶雲黯其光覆兮擢靈匿而西藏嚴霜零
于朱夏兮涼飈起于洞房沍濤江之沉瓜兮繫犍爲
之珠囊吾將從二女而浮江兮行不濟其有命甘首
疾而如疾兮歌芣苢而悲涼寧溘死以長寢兮逝將
見先君子顙蒼嘆漆室而恤嫠緯兮嗟執手而涕滂

天門開其跌蕩兮穆將朝兮上皇瞻玉衣于帝后兮
錫石窳而惻愴相斗柄其猶未沫兮故知其含涕而
下帝閭夫人自有美子兮極勞心兮樂康卜佳城于
錦峯兮注玉膏兮銀潢植琬琰于鍾山兮宜鬼神之
服饗覽便房而來御兮撫庭砌之琳琅捐余袂而遺
佩兮反交風于流湘哀孝子之念母兮浪漬血而浪
浪感余懷之悱惻兮泉赴釜而沸湯寫啁噍于斯詞
兮祝背行以彷徨巫咸告余以夕降兮又何用筮于
于巫陽

牧齋有學集卷三十八

書

答杜蒼畧論文書

蒼畧友兄執事僕狂易愚魯少而失學一困于程文
 帖括之拘牽一誤于王李俗學之汨襲尋行數墨俛
 俛如瞽人拍肩年近四十始得從二三遺民老學得
 聞先輩之緒論與夫古人詩文之指意學問之原本
 乃始豁然悔悟如推瞍睡于夢囈之中不覺流汗浹
 背世網羈絆日月逾邁遂无從搏心屏慮遡流窮源
 以究極古昔孫志時敏之學牽率應酬支綴誤述每

一舉筆且媿且慙胷中怍怍然如與筆墨舉春相應和今所傳初學集者皆是物也少讀班馬二史欣然自喜戊寅歲訟繫西曹取而讀之然後少知二史之史法與其文章之蹊徑阡陌始自嘆四十六年以前雖讀史漢猶無與也向後再讀之輒有所得去歲纍囚白下又繙一過又自媿向者之濶踈也讀古人之書其難如此而况于自作乎又况于驅駕古人欲凌而上之乎僕所以重自退損不敢妄插牙頰僭冒于著作之林爲此故也然而區區之心或有未能釋然者則以今之世俗學沉錮古道滅熄以愚之諛聞寡

學猶得竊聞先輩之緒論古學之原本倘得一二君子雄駿相與辨問扣擊郵傳其百一譬之橫流之一壺昏夜之一燈安知不可以衍斯文未絕之一綫而少道後起之責乎此所以目曠口張舌癢涎流每欲傾倒于知友之前而不暇顧流俗之訾笑也今于邂逅之頃得遇足下聽其言如石之投水又從而導激之贊嘆之則僕之瞽說庶几不徒設而任後死斯文之責或不患乎無人矣語有之教學相長吾何以長子哉韓柳之文皆自叙其所讀之書而古人讀書之法則宋潛溪于曾侍郎墓誌蓋詳言之由宋元以上

遡于兩漢有唐其學問之條目一而已矣唐文之奇
莫奇于樊宗師韓文公論其文曰文從字順乃其職
乃知宗師之文如絳守園池記今人聲牙不能句讀
者乃文公之所謂文從字順者也由是推之則楊子
雲諸賦古文奇字層見叠出亦不過文從字順而已
矣推極古今之文至于商盤周誥固不出于文從字
順宜乎讀書爲文之易易也而愚之于二史則亦嘗
韋絕撾折白首而茫如由此言之古人之書豈易讀
而其詩文豈易及者哉足下謂吾之評文恐流入可
之魯望表聖之倫而微詞相諷論此則高明之見如

此而僕固不敢有是論也可之之文出于退之再傳
魯望表聖託寄不一要皆六經之苗裔騷雅之耳孫
也其所以陷于促數噍殺往而不返者以其生于唐
之季世會逢末劫之運數而發作于詩章故吾于當
世之文欲其進而爲元和不欲其退而爲天復有望
焉有禱焉非其文之謂也如其文也遂欲高視濶
步躋足下之文而抑諸公于壇墀之外則僕亦爲妄
人也已矣足下亦何取而過存之也哉牘末云云此
千古之曠見亦千秋之冥感汗青有日敬拜德音然
而鄙人則有以自命矣曰昔年之不死不死而已矣

今日之瀕死而不得死則猶然不死而已矣自今以
往禽息鳥視草亡木卒爲籠檻之殘生爲圜牢之養
物生則空蝗梁黍死則寄羽蟬蛸尙欲刺画殘生塗
抹後世豈不重辱青編而羞千古之士乎要之死日
是非始定足下具窮塵之觀抱陽秋之簡如遼緩以
待之而已矣新詩氣韻琅琅詠史十章爲茂之所稱
者使事押韻具有前輩典則實西淮諸公之遺則也
後生可畏來者難誣惟足下努力自愛狂言滿紙不
惜爲知己惟藏諸篋衍勿以示人滋衰遲之詞厲則
幸矣時己丑王正之五日也

再答蒼畧書

蒼畧賢良友兄執事再惠長箋斐亶爛熳讀之未能
卽了再乙其處而後竟其詞也僕之著作流傳絕少
往年爲瞿稼軒叢萃刺成百卷刺甫就而國變作書
版漫漶不復料理且亦不敢復出不知足下所見是
僕何等文字而獎飭之若是曹子桓有言文之佳惡
吾自得之杜陵亦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僕之
才與志未必不逮今人而學問則遠不如古人古人
之學自弱冠至于有室六經三史

爲文章如大匠之架屋楹桷椳題指揮如意今以空

牛齋不學集 卷三十八
四
踈繆悠之胥次加以訓故公襲之俗學一旦悔悟改
乘轅而北之而世故羈縻年華耗落又復悠悠視蔭
不能窮老盡力以從事于斯遂欲鹵莽躡等驅駕古
人于楮墨之間此非愚卽妄而已矣此僕之所以深
思易氣自知不逮古人正子桓所謂佳惡自知者而
非敢故自貶損以自附于退之小慙大慙之說也足
下他日當自知之亦以吾言存之而已矣六經史之
宗統也六經之中皆有史不獨春秋三傳也六經降
而爲二史班馬其史中之經乎宋人班馬異同之書
尋捨字句此兒童學究之見耳讀班馬之書辨論其

同異當知其大段落大關鍵來龍何處結局何處手
中有手眼中有眼一字一句龍脉歷然又當知太史
公所以上下五千年縱橫獨絕者在何處班孟堅所
以整齊史記之文而瞠乎其後不可凡及者又在何
處尙書左氏國策太史公之粉本舍此而求之見太
史公之面目焉此真史記也天漢以前之史孟堅之
粉本也後此而求之見孟堅之面目焉此真漢書也
由二史而求之千古之史法在焉千古之文法在焉
宋人何足以語此哉以文法言之二史之文亦不過
文從字順而已矣吾之前言似易于殷盤周誥而難

于二史以此啓高明之疑吾之爲斯言也非有兩端也昌黎之言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殷盤周誥誥曲聳牙又曰惟古于文必已出文從字順乃其職降而不能乃剽賊故知昌黎之所謂誥曲聳牙者未嘗不文從字順而古今之文法章脉來龍結局紆迴演迤正在文從字順之中此吾之于二史所以童而習之白首茫然不能不望洋而長嘆者也歐陽子有宋之韓愈也其文章崛起五代之後表章韓子爲斯文之耳目其功不下于韓五代史記之文直欲桃班而襮馬唐六臣伶人宦者諸傳淋漓感嘆綽有太史公之

風人謂歐陽子不喜史記此警說也歐陽克金史諸傳虞集大典諸序論其亦讀歐陽之文而興起者乎自弘正以後剽賊之學盛行而知此者或罕矣震川窮老而不遇弇州衰晚而自悔居今之世欲從事于百餘年之史非有命世之豪傑如歐陽子者其孰能爲之嗚呼難言之矣今且無論其他卽我聖祖開國因依龍鳳滁陽之遺跡子長楚漢月表之義誰知之者韓公之誅夷德慶之賜死金匱石寶之書解黃諸公執如椽之筆者皆晦昧不能明其事而後世寧有知之乎世之通人如某某輩皆網羅蒐討勒成一書

儼然自命良史亦間出以相商僕爲之竊咲亦爲之
竊嘆終不敢置一喙也嗟乎西清東觀已屬前生官
燭諭麋徒成昔夢老夫耄矣無能爲矣庶几以餘生
莫齒優游載筆詮次舊聞以待後之歐陽子出而或
有采取焉用以當西京之雜記東都之長編猶可以
解黍蝗食蠹之訕而慰頭白汗青之恨此則某之所
竊有志焉而亦深望于同志之君子啓予助我者也
昔之論學者以爲大扣則大鳴小扣則小鳴足下虛
懷下問可謂善于扣學者矣而僕之謏聞渺見老而
多忘則辟之于布鼓也瓦釜也扣之而不能鳴卽鳴

矣而不足以發皇幽渺導颺底滯亦祇博善撞者之
一喟而已矣東方朔和栢梁曰偪迫詰屈几窮哉其
僕今日之謂乎

答徐巨源書

謙益再拜巨源世兄畏友足下喪亂已後忽復一紀
雖復刀塗血道頻年萬死師恩友誼耿耿余懷自惟
降辱殘軀奄奄餘氣仰慙數仞僂愧七尺郵筒往來
握筆伸紙輒復淚漬于衽汗浹于背聲塵寂蔑與吾
巨源積不相聞職此由也長益偉長深悉存念文孫
繼至損惠手書嗟乎巨源瞪目相視尚以爲有口有

物類有學集 卷三十八
目可以比數于人巨源蓄我良厚而僕之淚漬汗浹
綆縻涔淫殆有甚焉古之人不死于千金而死于
言不死于黔奴夾食而死于上尊養牛則僕之所當
草野自屏引決以謝知己者在此日矣何以恤我我
其收之巨源終何以命我今日文長且置是事姑與
子言文事當今俊民鳴生所在蔚起倚閭舉業枕籍
經史古學之興鬢髮乎葭吹瑄動矣其中淄澠流變
朱碧錯互惠思之叢馮藉壇坫黎丘之鬼雄長桓文
非有高名宿素老于文學者爲之建旗鼓申誓命別
裁其真僞格量其是非奔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將使

誰正之哉僕老且耄及矣飯心空門重自蕪廢當今
之世舍我巨源其誰僕嘗觀古之爲文者經不能兼
史史不能兼經左不能兼遷遷不能兼左韓不能兼
柳柳不能兼韓其于詩枚蔡曹劉潘陸陶謝李杜元
白各出杼軸互相陶冶譬諸春秋日月异道並行今
之人則不然家爲總萃人集大成數行之內苞孕古
今隻句之中牢籠風雅今人之視古人亦猶是兩耳
一口也何以天之降才古偏駁今偏純何以人之學
術古偏儉今偏富何以斯世之文章氣運古則餘分
閏氣今則光岳渾圓上下千載吾不知其何故也兼

并古人未已也已而復排擊之以自尊稱量古人未
已也已而復教責之以從我推史則擘壽廬陵折抑
爲皂隸評詩則李杜長吉鞭撻如群兒大言不慙中
風狂走滔滔不返此吾巨源他日之憂也竊嘗謂末
學之失其病有二一則蔽于俗學一則誤于自是九
經六藝炳若丹青律數小學具有譜牒今不爲爬搔
搜剔翹本窮源經學亂于蠶紫史家雜于秕稗衆表
競指百喙爭鳴蒼耳蒺藜胃之皆能刺足鹿牀烏喙
食之便可腐腸至今爲梗實煩有徒故曰蔽于俗學
以輓近爲準的以譌繆爲種性胃中先有宿物眼下

自生光景于是逞臆無師稽心自用章句聊爾先已
訂其雌黃旨風茫然便欲塞其疵類斯則病在膏肓
魔入肺腑牛羊之眼但向一隅螻蛄之聲終違九里
孟子曰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良可愍也
故曰誤于自是此二者流俗之人項背相望而世之
君子以斯文爲已任者殆亦未能免也今誠欲回挽
風氣甄別流品孤撐獨樹定千秋不朽之業則惟有
反經而已矣何謂反經自反而已矣吾之于經學果
能窮理折義疏通證明如鄭孔否吾之于史學果能
發凡起例文直事核如遷固否吾之爲文果能文從

字順規摹韓柳不徇規矩不流剽賊否吾之為詩果
 能緣情綺靡軒翥風雅不泐浮聲不墮鬼窟否虛中
 以茹之克已以厲之精心以擇之靜氣以養之如所
 謂俗學之傳染與自是之癥結如鏡淨而像現如波
 澄而水清于是乎函道德通文章天晶日明地負海
 涵彼欲以螢火燒山蜉蝣撼樹其如斯世何其如干
 古何管子之伯齊也作內政寄軍令然後能懸車東
 馬刺令支斬孤竹此古人內治之道也去年為周元
 亮作賴古堂文選序頗及巨源千子之緒言輒錄一
 通奉覽斯文未喪來者難誣在吾巨源勉之而已矣

巨源新文高明廣大氣格蒼老所得于憂患者不少
 良欲抉擿利病以副來請而非衰老所能及也江變
 紀畧假太子者一妄男子謂是王駙馬亦非也舊輔
 腐儒也當少為讚予以旌愚忠其中書法當隱寄內
 外之義以徵信史古人合葬題不書婦今日暨配某
 者空門以後不典之辭也佛門文字非貫穿內典不
 可聊且命筆南北二宗是宗門事與教下無預性相
 二宗是教門事與宗下無與惟清涼五教用頓教揖
 宗門此別自有說今以性相判南北宗非也凡此皆
 無預于文體亦不得不一簡點以為反經之小助耳

牛齋不學集 卷三十八
干戈未息關河渺然天涯兄弟聚首何日嬋媛文事
代西窓一夕之談此所謂溺人必笑耳覩縷長言具
在別楮鴻羽不絕願聞德音

與嚴開正書

僕家世授春秋兒時習胡傳粗通句讀則已多所擬
議而未敢明言長而深究源委知其爲經筵進講箴
砭國倫之書國初與張洽傳並行已而獨行胡氏者
則以其尊周攘彞發抒華夏之氣用以幹持世運鋪
張金元已來驅除掃犁之局而非以爲經義當如是
也竊謂左丘明親授經于仲尼公穀皆子夏之門人

以宗法言之左氏則宗子也公穀則別子之子也漢
世公羊盛行左氏後出立于劉釋于杜至孔氏而始
備迨于有唐之世學者鑿空好新欲舍傳以求經于
是入主出奴三傳皆茫無質的而春秋之大義益晦
元季有黃澤楚望者獨知宗左氏以通經以其說授
之于東山趙汭東山屬辭諸書殆高出宋元諸儒之
上而惜其所謂集傳者猶爲未成之書擇焉而未詳
也明朝富順熊過有春秋明志錄援据該博而于彭
山李氏杜撰不根之說亦有取焉則亦好新說之過
也私心不自量謂當以聖經爲經左氏爲緯採集服

杜已後訖于黃趙之疏解疏通畫一訂爲一書而盡
掃施丐盧同高閣三傳之臆說庶几春秋一書不至
爲郢書燕說疑誤千載日月逾邁舊學荒落憤悶遺
忘不復省記蓋二十年于此矣荒村臥病冒絮蒙頭
門下忽以春秋大聲擲示患漫開卷頭目岑岑然俄
而目光迸發心華怒生如向所失物取次得之記憶
宛然口不能喻惟有歡喜踴躍而已書之大指在乎
据傳以通經据經以訂傳其于文定傳義發凡起例
條析理解如秦越人之診病洞見其臟腑癥結攻伐
療治瞭如指掌雖有二豎子不能逃之于膏之上育

之下也今畧撮其要義如曰春秋之託始以魯隱之
見弑而始其終以請討陳恒而終又曰文公以前政
在諸侯文公以後政在大夫二百四十二年間但有
大夫弑諸侯不聞諸侯弑天子經爲大夫作不爲諸
侯作也又曰齊桓旣伯諸國無一人敢弑君者齊桓
殺哀姜之威所怙也楚莊旣伯二十餘年之內海內
無弑君之患楚莊殺微舒之威所怙也大夫之惡莫
大于趙盾聖人所取無急于楚莊此春秋大關目炳
如日星古今未嘗標舉者也謂隱桓二十年間外事
皆以鄭莊爲綱魯隱半生全被鄭莊播弄此老吏斷

獄案問得其主名無可解免者也謂盟會城築無皆
譏之例謂母弟稱弟史家恒詞齊年鄭語初無貶例
此如良吏平反盡洗酷吏故入文致之案漢文者亦
無所置其喙也此書雖專攻胡氏如古人所謂箴膏
肓起廢疾者覈其實則根據左氏貫穿全經胡氏棄
灰之瓌法一切平亭而諸儒墨守之疑城一徃摧倒
斯則尼父之功臣非獨康侯之諍友也非門下具千
古心開千秋眼不能信手開闢發此議論然非僕老
眼無花似亦不能作此賞識也所最可惜者本是通
經著述之書却言爲舉業而作先之以標題舉業繼

之以別論經義先號後笑曲終奏雅高明之士一見
講章面目不待終卷已欠申恐臥矣辟之隋侯之珠
光可照乘而崑山之人用以彈鵲又若珪璋穀璧裹
襲敗絮天吳紫鳳顛倒裋褐物之失所莫甚于此猶
記兒時先宮保授以春秋錄疑訓之曰此晉江趙恒
先生所著也先生著此書顛心屏氣以續塞其耳
然後執筆書成去其續兩耳聾矣先輩專勤如此雖
可重亦可哂也今門下所撰述縱橫千古可以廢口
游夏轍簡談趙而乃沿襲流俗夾雜講章徒爲趙先
生瑱耳之物而已豈不可爲嘆息哉倘門下不棄瞽

言慨然改正芟削蕪梗節爲一書僕雖老耄尙當溫
繹舊聞悉意而爲之序如其不然畢竟以舉業爲主
經義爲客則僕之斯言或可命侍史繕寫置之未簡
使世之君子有習其讀而不欲竟者或將爲之決背
拭目蹶然而興起也歲在丙申五月五日某再拜

與吳江潘力田書

春時枉顧深慰契濶老人衰病頭腦冬烘不遑攀留
信宿扣擊緒論別後思之重以爲悔伏讀國史考異
援據周詳辨析詳密不偏主一家不偏執一見三復
深惟知史事之必有成且成而必可信可傳也一官

史局半世編摩頭白汗青迄無所就不圖老眼見此
盛事天啓乙丑承乏右坊欲鈔昭示奸黨諸錄而削
奪之命驟下踉蹌出都門屬門下中書代寫郵寄于
時黨禁戒嚴標題有奸黨二字繕寫者援手昨指早
晚出入閣門鈔書夾置袴褶中僅而得免又爲梁國
公胡顯錯誤取證楚昭王行實屬游侍郎肩生從楚
府覓得原本楚藩密囑勿使人知蓋訪求掌故其難
如此癸未歲國初及群雄事畧已削藁瞿稼軒刻初
學集取其文畧成章畧者爲太祖實錄辨證一編
以卷帙其實則初藁未成之書闕誤弘多次復泐經

喪亂羈囚南北而編摩之事未嘗寢閣增損刊正遂與初藁頓異又八年劫火告災遂成煨燼初後同異不復記憶今列朝詩集載劉廌劉三吾及朝鮮陪臣諸事皆出於辨證初藁之後則此藁之不堪援據從可知矣今得足下考異從頭釐正俾不敢以郢書燕說遺誤後世則僕之受賜多矣辨証與考異牴牾者不妨一一駁正惟廖永忠一事準愚見言之畢竟以通鑑博論爲是蓋此書寧王權奉太祖命編輯編成有表進御刻在內府最爲鄭重而自始迄終不過尋常歷朝故事獨于至正二十六年特記永忠沉韓林

兒于爪步寧非聖祖特標此一段垂千萬世耶庚申外史以北人紀南事多所未核所謂風浪覆舟者卽沉林兒者之託詞所謂君其問之水濱耳庚午詔書黨比楊憲紀綱獄詞則云僭用龍鳳服伏誅皆又從而爲之辭非實事也其所以然者則又非臣子所當盡言可以意得耳國初事惟元宋之際最宜留心僕于群雄錄中立元宋之際月表序見初學集高明不廢芻蕘請于年表中做而爲之此亦東漢張平子不沒更始之遺意非鄙人之創例也老人多忘甚于師丹又以繙閱內典課誦嚴緊世間大事一切不復料

理足下不忘老馬虛公下問聊布其一二如此墻角
殘書或尙可資長編者當悉索以備蒐采西洋朝貢
典錄乞仍簡還偶欲一考西洋故事耳赤溟同志不
復裁書希道鄙意

復方密之館丈

大法垂秋法竿倒却可道人于爾許時應緣出世如
摩獨跳如麟一角眼光燦破四天下大放獅子吼俾
斯世野干銷聲狐狸屏跡方不辜負轉輪遺囑也茫
茫世界共在墨穴不以此時安立日月布置星辰使
我輩愚鈍衆生昏天黑地從漫漫長夜中過活不亦

傷乎殘生暮齒日逼西垂教義單疎修持頽墮每念
愍大師摩頂記蒞輒復剋骨驚心中夜涕泣誓願以
文字結習因緣迴向法門銷歸教海庶几一知半解
少有發明本師智燈心鏡默傳一綫此卽是船子和
尙翻身入水之日也鈍根肉眼鑽穴文字正如誦帶
比丘誦帶忘埽誦帶忘帶又如佛懺正法滅後比丘
將此大經鈔前著後鈔後著前前後著中中著前後
只如佛頂一經五番輟簡茫無頭緒却亦了不自悔
也自知多生習氣一往粗浮正欲仗此鈍愚刮磨折
伏自今以往生生世世長鈍長愚無知無解寧可向

三家村中拖繩拽草作牧牛漢寧可向折脚鎗邊擔
柴送飯作啞羊僧斷斷不肯鋪眉豎眼掂斤播兩口
頭禪作過頭話與世間髑髏盛糞之流共作法門中
獅子蟲也中歲皈依暮年策勵老老大摸索得這
几句沒志氣話頭正不堪可道人升師子座一棒趕
出耳少年讀易猶不讀也今則不遑讀矣每觀清涼
永明之書判易有太極一陰一陽爲外道殊未敢信
而其所以不可信者云何則未之知也又觀張無盡
洪覺範已後知會之兩家說良不敢不信而其所以
不可不信者云何則亦未之知也此中齧節關頭尙

自茫如都無把柄豈敢作矮人觀塲隨人說長道短
邪陽符三樞一家秘傳古人所謂心易已易也學易
者于此求之足矣若夫古今學易者精微之旨無過
王輔嗣韓庸伯之流宋人一徃抹殺則過也纂集
之家遠則李鼎祚近則俞琰熊過近代之談易者自
李卓吾管東翁之外時未免爲時人講章兔園册子
若欲一一取之恐尼父之韋編有不勝而缺撾之有
不勝折也素伯不恥下問趣舉以告想過庭時聞之
當笑狂夫老更狂耳山川阻絕末由執手信筆由寫
聊當一昔面談亂後廢人恩紀曠絕宿草在念徒有

泫然

復徐巨源書

頃者不揆狂瞽抵齒文字叫囂隳突都無倫次巨源不抵之于地披襟采納又從而鄭重獎許開示引誘通懷若斯感懷何已巨源之言也當虞山之世未有以斯文自任者也巨源知虞山之深者也然巨源之知虞山固不若虞山之自知也僕之馬齒長矣下上今古劇心鉢腎亦不啻三折肱矣晚而周覽中區旁皇顧視迨然自引願以此事推巨源者則固有其說矣竊觀古人之文章銜華佩實畫然不朽或源或委

咸有根底韓柳所讀之書其文每臚陳之宋景濂爲曾侍郎志叙古人讀書爲學之次第此唐宋以來高曾之規規也宋人傳考亭西山讀書分年之法蓋自八歲入小學迨于二十四五經經緯史首尾鉤貫有失時失序者更展二三年則三十前已办也自時厥後儲峙完具逢源肆應富有日新舉而措之而已耳眉山兄弟出蜀應舉蓋已在學成之後方希古負笈潛溪前後六載學始大就皆此法也去古日遠學法蕪廢自少及壯舉甚聰明猛利朝氣方盈之歲年耗磨于始科帖括之中年運而徃交臂非故顧欲以餘

景殘晷奄有古人分年程課之功力雖上哲亦有所不能况如僕者流浪壯齒記濫俗學侵尋四十質耳備目乃稍知古學之由來而慨然有改轅之志則其不逮于古人也亦已明矣夫學不逮古人而不自知其不逮則愚也明知其不逮古人而不欲自仞其不逮則妄也語曰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又曰後生可畏來者難誣夫其不逮古人既已自知而仞之矣又或捨己之知而假人之知我以自蒙抑且奪己之自仞而俠人之知我以蒙世愚妄並用眉目易位旋而思之又爽然自失也喪亂餘生討論舊學蒐集明朝文

史州次部居取次命筆一夕而燬于劫火如天之復假我以斯文也殘灰餘燼示現宿因水涸山枯回向佛法回觀世間語言文字如空花如嚼蠟如虫蝕木如印刻泥以躄空扣寂之人守旁行四句之典馬班二史唐宋八家如夢中物如窳中語顧欲于此時點勘韻筆主張藝林鏤綠影爲文章界虛空爲壇墀不亦誕乎不亦荒乎僕之自知審矣撫心問影動自忖度不敢以斯文自任者職此由也嗟乎巨源知我不可謂不深矣以巨源之知我而不復諦審其所自知譬如水母以蝦爲目俄而失蝦所在詫曰我在目將

安往不可爲一笑乎在劫波墨穴中無豪易高耳又倚恃巨源輦宿各巨手強有力者以號令天下乘間抵隙餘分閏位江淮之朱弓赤矢南越之黃屋左纛唐公見推其誰得而禁之僕固心知其不可臣猶知之而况于君乎此亦一善喻也巨源諄復示誨期以弘長風流鼓吹大雅而又汲引同志如濮陽長汀一二俊人以相傾助則僕竊有以自處矣其以僕爲斗杓爲帝車芒寒色正傑然而出世乎則僕固將趨風望塵曳踵而却避其或以爲謏聞樸學稟承師說粗知古學之源流文章之體製與夫近代之俗學所以

倘背規矩者使之背行除道稱姪而前驅則固不得而辭也養由基之射穿楊葉百步而射之發無不中楚人觀之曰可教射也西國有誚人說法者曰販針兒過針師門賣針耶以僕之固陋苟不見棄于世之君子見譽則爲楚人之教射見笑則爲西人之販針亦安有以自效而已此其說在老馬之識道也夫縱馬而識道老馬之智也懸車策馬刺令支斬孤竹則桓公管仲之爲而非老馬之能也僕今自比于老馬負轅長鳴以須懸車束馬之役不亦可乎巨源引子美之詩不薄今人愛古人以爲愛古人易不薄今人

難知僕斯言引繩披根厚自破虜法行自近此則薄今日之尤者也巨源將母代我張目耶西垂之歲委心空門刊落浮華銷歸真實汗顛頭白已付前生甲乙丹鉛尚煩後哲若復張皇塗抹久假不歸不惟貪明多類猶結餘因正恐外論虛詞終邀空果發茲誠語借以懺心是則繫表之亦通人所悉也老不曉事言不由衷非敢矯志鳴謙爲恭簡牘光岳如故丹青未沫當仁不讓巨源勉旃若曰先河後海後輝前光如歐陽之于子瞻所謂付以斯文者僕固不敢以此薄巨源而亦非巨源之所以自命者也山川間阻接席末由起度發蒙謹俟後命

答王于一秀才論文

謙益白足下學古之道慨然思典復古文以僕禮先一飯爲識路之老馬再三扣擊俾指利病蘄至于古之立言者僕且倦歸心空門喉吻痒痒然牙齒搯搯然不自禁其葭灰將吹冰魚欲渙也見徐巨源與陳伯璣書論僕晚年文字顛好罵人傳語相勸戒爲之咋指吐舌急杵擣心者累日今將默而習乎則虛足下避席之誠欲進而言乎又違徐巨源斯言之戒媵媵瞪夢未知其可昨巨源復書盛推僕主張壇墀鼓

吹大雅不應逃虛談空坐視矇瞽今復語伯璣云云
則是憎鸚鵡之能言而更釐其舌猩猩之善笑而反
醉之酒也其又何從而可退而淡惟生平悻直妨身
叫喚尚口惟以文字罵人自分無有乙未冬為周元
亮叙賴古堂文選數俗學流派擢搢病根多所破屈
巨源所指或在于是俗學多種不過一廣鄭賈論斷
則廣溫陵編纂則廣毘陵以至禪宗則廣五葉西學
則廣四韋陀長箋則廣三倉邪偽相蒙拍肩接踵一
旦張目奮臂區別稂莠據一間之地而為四戰之國
布方寸之鵠而招千人之射實應且憎號咷寡助物

莫之與而傷之者至矣豈不岌岌乎殆哉巨源愛我
者也憂其危閔其獨憚其狂易婉約其詞聊以微言
相勸戒其忍具曰予聖以規璜吾耳者乎日者答巨
源書極言殘年餘晷不當參預斯文之故成言鑿鑿
其在昔簡俄而二三士友弄引惟論詩家之弊歸獄
于嚴儀劉義會孟暨本朝之高棟矯首厲角又成闕
端譬之穀陽暨之飲左阿之舞勞歌夢嚙浸淫發作
此佛所云習氣種子也今而後綺語惡舌奉持木义
戒請自文字始字有源流文有體要吾所知者不過
膚末老而多忘宛然昔夢足下學殖富筆力強又有

良友平格磨礪講貫又何竢于余言若復傾側腹笥放調狂言于人無捧上之益而在已有壅河之損足下幸以老耄舍我無復考音布鼓乞雨土龍也雖然僕有緒言敢諗足下巨源之先人與吾子之先人吾之師友也鄒忠介劉文端在師友之間李忠文吾長兄也墓木已拱汗青邈然責在後死故已心許之矣是數君子者各在斗杓命在磨竭其抗三子排擠者入邑之虎當門之犬也其射聲附鹿者負塗之豕黎丘之鬼也邪正敵對是非錯迕僕未卽填溝壑緣隙奮筆何能籍手如其薰蕕同器涇渭合流忠直奸諛

胥歸墨穴斯則可謂不罵人矣而腐骨奚恃焉罵則仇生不罵則欺死良知不死猶有鬼神中立祈免非所能也往者關門之役舊經畧議棄門外地八百里高陽出督關地百里旣而膏唇拭舌厚誣高陽僕爲行狀据事直書經畧怒而抵之地亦終無以難也虎尾不啞鷄肋几何由今觀之非狂則謗年在桑榆惟**有棲心佛法息陰送老何暇弄翰舌爭短長代他人拭鼻涕耶竹帛未艾袞鉞有人束書閣筆奉巨源之良規冥明相負竊有辭于數君子矣惠而好我良有同心疏通證明實在足下昌黎有言後生可畏焉知**

不在足下則願足下勉之

與吉水李文孫書

忠文公神道之文去歲尅期下筆偶遊陪京見一二野乘禪史記載甲申議南遷事不考覈忠文建議固守分封之始末猥與倉皇避敵委棄廟社者同類而共列之彼援据者卽一時私家謄錄起居召對之文陰推陽附巧借山斗鉅公以張皇手目豎儒小生不能通曉國家大計與大臣元老建置興復之本謀以目借目以耳食耳目蕭蘭爲同心混薰蕕于一器譌繆流傳將使百世而下丹青無稽涇渭莫別良可嘆

也良可慮也循覽行狀文直事覈大闡定哀之微詞一洗陽秋之典筆幸哉忠文有後吾可藉手以告成矣然而命筆之期所以遷延改歲者以斯文之作殊非聊爾用以證明信史刊定國論其考訂不得不詳而叙述不得不慎也狀所載監撫二疏備矣第未詳初疏在某月某日次疏在某日詞臣南遷之疏相去又几日此大事也須用史家以日繫月以事繫日之例時日分明奏封隔別則同堂共事交口合喙之心跡可不辨而了然矣龍胡旣逝螭頭不存造膝之談憑几之語人爲增損家爲粉飾今當就彼記注確爲

箋疏無令暗中摸索移頭改面卽弘光詔書罪狀光時亨之語未嘗以南遷一議通指兩家可覆視也時亨脅上之疏或言傳斥南遷或言并攻監撫當日簡牘具在不可矯誣此亦時事相關當并爲條析者也嗟乎一代表儀千秋知己忠文往矣寧有斯人七尺未亡三寸猶在倘其鯁避氣焰回互忌諱黎丘之鬼語咲扶同恒思之叢形影假借馴致孔墨齊駢非合傳千秋青史燼亂自我何以道于昌黎人禍天刑之責乎古人作史期于直書其文必先年經月緯巧僞滋多口衆我寡或有掛漏文詔口實是以臨文思

懼泚筆而不敢舍然也伏望爲我再考掌故重覈闕遺旬月之間詳書見示請以發函之日爲授簡之辰俾得策勵衰遲抖擻翰墨發摠肺腑之苑轄蝕除史乘之灾青庶几金石之託不愧後死抑亦可以有辭于汗青也又若皖城之後單騎入左營保全東南半壁此事尤爲奇偉當時奏報書尺處分條畫之詳更欲詳悉訪求以供撰述古人如司馬韓歐論次此等事情必須委曲描寫使百世而下鬚眉咳唾一一如見不應草草命筆也惟足下重曷之僕今年餘殃未盡長孫天折一切世事冰銷灰冷獨未能忘情此文

爲餘生未了公案耳孟昉郵筒往來多便幸無金玉
爾音某再拜

終

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九

書

與族弟君鴻論求免慶壽詩文書

錢後人謙益白君鴻賢弟秀才足下昨得書撫教甚
至惠長律六百言期以明年初度長筵促席歌此詩
以侑觴開函狂喜笑維以抃俄而峭然以思又俄而
蹙然以恐蓋吾爲此懼久矣犬馬之齒幸而及耄四
方知交不忘陳人長物或有稱詩撰文引例而相存
者良欲致詞祈免而未敢先也今此言自吾子發之
則吾得間矣敢藉子爲馨鼓以申告于介衆吾子其

敬聽之無忽今夫人之恒情所欣喜相告者誦也祝也其所掩耳匿避者罵也呪也子之愛我怜我欲引而致于我者其必爲頌爲祝而不爲罵且呪也審矣今吾有愆于子夫有頌必有罵有祝必有呪此相待而成也有因頌而召罵有因祝而招呪此相因而假也若夫卽頌而爲罵卽祝而爲呪此則非待非因非降自天無可解免者也今吾撫前鞭後重自循省求其可頌者而無有也少竊虛譽長塵華貫榮進敗名艱危苟免無一事可及生人無一言可書冊府瀕死不死偷生得生絳縣之吏不記其年杏壇之杖久懸

其脛此天地間之不祥人雄虺之所熬遺鶴鷗之所接席者也有人亦有言臣猶知之而况于君乎今我之無可頌也我猶知之而子顧不知我昭而子反聾無是理也我知之子亦知之而昧目糊心懵而相頌子之出于筆舌也則易而我之恟駭但悸然而當之也則甚難韓退之曰歡華不盈眼咎責塞兩儀今也歡華則無咎責滋大子雖善頌將若之何子之頌我鋪陳排比駢花而錯繡吾讀之毛豎骨驚以爲是客嘲之庾詞頭責之變文也允矣哉頌之爲罵也夫安得而不怖哀哉斯民老而不死如秋杌樹春則還生如

冬水魚煖則旋活昧昧焉屯屯焉聽其以大地爲圉
牢以人世爲巢幕斯亦已矣頌贊之不已又從而祝
延之申之以眉壽饗之以鐘鼓當斯時也如睡斯魘
如夢斯噩耳目督亂血脉債張三彭啁晰五神奔竄
雖有善呪者莫毒于此奚必出子都之三物詛熊相
于實沈而後謂之呪與故曰祝有益也呪亦有損知
呪之有損則祝之無益也可知已矣吾子其所擇焉
子如不忍于罵我也則如勿頌子如不忍于呪我也
則如勿祝以不罵爲頌頌莫禕焉以無呪爲祝祝莫
長焉吾子而不愛我也則已子誠愛憐我猶以是爲

橘中之遺叟鷄巢之老人矜全之護惜之養其不材
而保其天年則盍亦袪除其罵呪使其神安無恐怖
乎誠欲袪除罵呪則請自祈免頌祝始在吾子善擇
之而已矣且吾子之祝我也必將曰公侯之子孫必
復其始請以吾家彭祖爲徵子知吾祖以雉羹饗帝
啓封彭城不知其遭犬戎之禍流離西戎百有餘年
若此之播越也疏封之後鴻水滔天吾祖憂墊溺焉
十日並出吾祖憂燒灼焉九嬰封豨窳窳檣杙之徒
磨牙交趾吾祖憂 扈抵突焉自是已降彘羿斟尋
之覆滅南條牧野之改革吾祖之閱世益多故矣已

爲守藏吏子官錢府則固未免于失封也旣而避國王之難遁迹流沙則猶犬戎之餘殃也吾祖自言喪四十九妻失五十四子數遭憂患和氣折傷榮衛焦苦恐不度世傳稱其晚年自悔不壽恨枕高而唾遠則雖其受壽永多八百年之內享升平歌暇豫軒眉蹙腹開口而咲者固無几也今吾之年吾祖八分之一耳身遭喪亂刀途血路一日百死已不啻吾祖之八百年嚮令服水桂食雲母養氣交接几及吾祖之老壽茫茫人世無窮之愁苦斯漆園小生所以睥睨冥靈咲我祖之以久特聞也而子爲我願之乎吾祖

之役于唐則有少陽李太白論之曰雖無二十五老者且有一翁錢少陽眉如松雪四皓調笑可以安儲皇君能禮此最下士九州拭目瞻清光由今觀之京肅之際唐天再闢整頓乾坤巨手相望寥寥焉安取少陽一翁于其間哉以少陽之賢重以太白之論不能與天寶諸人分隻字于汗青吾子願欲懷油素佩研削刺畫面日起我于沈灰槁木之餘其志亦已荒矣吾竊願子之善息也江天孤迥如在世外祥誦之餘清齋遲客盤無黃雞紫蟹之具飯有紅蓮白稻之炊煑葵翦韭酌醴焚枯農家之常供也擣香篩辣折

物齋集卷三
四
花傾酒仙家之風物也弟勸兄酌我歌汝和歡擊瓦
缶醉臥竹根誠不知夫東海之揚塵北山之移谷也
子能去子之估估者噓噓者剝心易貌而從我游焉
則善矣去人促迫語不能了僅畢其說以報謝足下
并以爲約謙益再拜

復李叔則書

竹屋紙窓中寒彊臥緇李小有宋遺民傳目錄得河
濱序文至宋存而中國存宋亡而中國亡撫卷失席
曰此元經陳亡而書五國之旨也其文迴翔曲折纏
綿惻愴吳立夫桑海錄序始未能及私自嘆向者餐

叔則之名不意其筆力老蒼曲折一至于此每盱衡
以眎學者浹兩月族孫侍御攜手教及霧堂全集至
風林雪被扶病開卷感慨則涕泣橫流賞心則歡抃
俱會幽憂之疾霍然有喜旣而翻覆芳訊尋味話言
緬懷豫州知我之言深惟敬禮後世之託不辭固陋
作序一篇生平迂愚恥以文字媚人况敢膏唇岐舌
以誑知己私心結轡偶多振觸序有未盡輒復畧陳
僕年四十始稍知講求古昔撥棄俗學門弟子過聽
誦說流傳遂有虞山之學謏聞空頂重自慚悔老歸
空門都不省記側聞中原士大夫颺何李之遺塵集

矢加遺雖聖秋亦背而咻我而足下以不朽大業鄭重質問滄桑竹素取決于老耄之一言此其識見固已超軼時俗而追配古人矣夫文章者天地變化之所爲也天地變化與人心之精華交相擊發而文章之變不可勝窮文至于昌黎止矣陸希聲言李元賓于退之所得不同不可以相上下叔則謂唐宋之文不盡于八家此知其變者也是故論唐文于韓柳之前未嘗無陳拾遺燕許曲江也未嘗無權禮部李員外李補闕獨孤常州梁補闕也未嘗無顏魯公元容州也元和以還與韓柳挾轂而起者指不可勝屈也

宋初盧陵未出未嘗無揚億王禹偁也未嘗無穆脩柳開也盧陵之時未嘗無石介尹洙石曼卿也眉山之時未嘗無二劉三孔也眉山之學流入于金源而有元好問昌黎之學流入于蒙古而有姚燧蓋至是文章之變極矣天地之大也古今之遠也文心如此其深文海如此其廣也竊竊然戴一二人爲臣子仰而曰李何俛而曰鍾譚乘車而入鼠穴不亦愚而可笑乎仲默之言曰文靡于隋其法亡于韓愈今爲仲默守祧者曷不揭仲默之緒言丹青而表著之曰文爲何文法爲何法昌黎之所亡者何等信陽之匡救

者何術病症的確方藥分明吾將掩口俯躬揖齊而從之不暇矣此之不能而徒禁人之議信陽如軒轅之臺射者不敢西嚮何爲也哉僕旣已畏影逃虛舍然于前塵影事而猶覩縷相告者良慙舉世之人乘舟不知東西望吾叔則勿與隴人同遊而曉示之以斗極也來教諄復以昌黎李翱爲况聞命震掉若墜淵井循覽大集大率虛懷樂善貶損過當則又伏而深思以足下學殖富才力強冥搜博採出神入天有能尺尺寸寸從事商討策騏驥于九阪之途而閑之以秋駕至則文苑之郵良矣而世果有其人與有其

人而不知則僕之老昏也已甚矣或者聊爾言之不必有其人與抑或有憑依焉而姑爲之詞與古之人無是也昌黎曰近李翱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習之曰我友韓愈非茲世之文古之文也非茲世之人古之人也古之君子師資相長各實相別愈則愈翱則翱陵彘谷塹金銷石泐而精神在天地間浮譽虛聲如腐艸熠燿應時起滅豈忍以千秋萬年不訾之軀輕相傳麗又施易以顯目當世哉文章途轍于途萬方符印古今浩劫不變者惟真與僞二者而已僞體茲多稂莠煩殖有以獵兔園拾鋇釘爲經術者矣有以

開馬肆陳芻狗爲理學者矣有以拾斷爛黨枯朽爲史筆者矣有以造木爲祈土龍爲經濟者矣真文必淡而陳羹醜酒酸薄腐敗者亦曰淡真文必質而盤木焦桐卷曲枯朽者亦曰質真文必簡而斷絲折線尺幅窘窄者亦曰簡真文必平而涇蹄牛踪行潦紆餘者亦曰平真文必變而飛頭岐尾乳目臍口者亦曰變真則朝日夕月僞則朝華夕槿也真則精金美玉僞則瓦礫糞土也不待比量而區以別矣陽鱗之魚不若蓬池之鱸有口者知之而易牙不知瓦釜之鳴不若洪鐘之响有耳者知之而子野不知豈有是

哉明朝之文祖唐而稱宋鑿鑿乎統系具在圖牒徵今將詢于介衆謀之道路家自立墀人各賔尸而茫然未有適從易曰或之者疑之也豈叔則于此猶有或而疑與抑亦與以自下未敢質言與帝車冥冥馳紫錯互叔則不以此時金斷觴決示斗極于中流而又奚待與伏勝篤老師丹多忘斯文未墜所歧望于達人良厚唇燥筆乾意重詞滿扶病點筆畧約累紙要以下上今古由導志意非布席函丈明燈永夕固未能傾倒百一也生平恩門良友多在關中宿草窮塵西望于邑季心一奇偉男子生困葦笥死阨汗簡

老人不死尙能奮筆令黃壤生白虹也山之間之努力強飯愛而好我無金玉爾音

答山陰徐伯調書

往年獲示大集茹吐包孕鯨鱣春麗欣賞之餘繼以駭悼自分齒衰才竭絲盡灰乾不復能遠騁高厲與應龍神馬摩九霄而撫四海有仰屋竊嘆而已手教累紙稱嘆僕文章媿美古人致不容口以爲諛言乎八十餘老人偷生視息悠悠人世何以當于高賢而重煩獎拂以爲瑱言乎自顧鄙薄聲聞過情蹶氣震怖如雙杵撞胸撫按不能止旋觀足下論議證嚮今

古一一辨其津涉覽其潭奧誠非備耳剝日飾梘言以相誕謾者敢援古人信于知己之義略陳其生平所得以告足下僕年十六七時已好陵獵爲古文空同弁山二集瀾翻背誦暗中摸索能了知某紙搖筆自喜欲與驅駕以爲莫已若也爲舉子偕李長蘅見其所作輒笑曰子他日當爲李王輩流僕駭曰李王而外尙有文章乎長蘅爲言唐宋大家與俗學迥別而略指其所以然僕爲之心動語未竟而散去浮湛里居又數年與練川諸宿素游得聞歸熙甫之緒言與近代剽賊顧賃之病臨川湯若士寄語相商曰本

朝勿漫視宋景濂于是始覃精研思刻意學唐宋古文因以及金元元裕之虞伯生諸家少得知古學所從來與爲文之阡陌次第今所傳初學集皆三十七八已後作也自嘉靖末年王李盛行熙甫遂爲所掩沒萬曆中臨川能訟言之而窮老不能大振僕以孤生謏聞建立通經汲古之說以排擊俗學海內驚譟以爲希有而不知其郵傳古昔非敢創獲以譁世也然僕之文章自斷不如古人者有四古人學問自羈貫就傳以往歲有程月有要年未及壯而九經三史七畧四部之樞要已總萃于胸中其有著作叩囊發

匱舉而措之而已耳余以少失學腕晚改步蹭蹬功名游臻喪亂神志荒耗誦讀遺忘乃欲上下馳騁追扳古人於行墨之間斯足下所云舉鼎絕臚者乎其自斷者一也廬陵眉山以間世傑出之人當聖宋雍熙之會天下望風懋畏如端人神士朗出天外一言一字不輕徇人人亦不敢曲望其狗也今所處之地辟如人在井中雖大呼哀號猶不能貫行人之耳况敢仰面而唾人耶文品卑繭誰克湔濯其自斷者二也徃常語文太青曰古人之學以古學爲基梯而下之可以下逮于今公等之學以今學爲基梯而上之

不能進跼于古太青嘆息以爲知言今以斯言自考
吾所欲決排而去之者今學也所未能沂泐而從之
者則古學也今學之梯已去而古學之梯彌遠兩楹
之間了無據依不反爲太青咲乎其自斷者三也人
生讀書學問與時而衰者才力也歷時而進者意智
也僕初學爲古文好歐陽公五代史記以爲真得太
史公血脉五十餘繫請室爲稼軒讀史記漢書深悉
其异同曲折前此皆茫如也亂後廢業老歸空門世
間文字杳如積劫兩年來課稚孫讀書偶繙註疏左
國諸書劃然眼開始知七十年來讀書皆沉埋靈霧

中乃今心朗目舒自具手眼如東坡所謂觀書眼如
月者惜乎老將至而耄及也以今日讀書之眼覆視
少作如醒時人憶醉語其自斷者四也以足下愛我
之深譽我之過僕不能奉承德音鄭重策進而厚自
貶抑如前所云云者亦恃足下知我以斯言爲盾而
淡求文章學問之利病庶可以自附師資相長之誼
云耳今更重有屬于足下初學徃刻稼軒及諸門人
取盈卷帙遂至百卷敢假靈如椽之筆重加刪定汰
去其繁彷彿駢而訂其可存者或什而取一或什而
取五庶斯文存者得少雍稂莠而向所自斷者亦藉

手以自解于古人則足下昌歎之嗜庶乎不虛而僕果可以自附于知已矣今之好古學者有叔則確菴孝章京恭諸賢其愛我良不減于足下刊定之役互爲訂之其信于後世必也長夏端居幸爲點筆以代拭汗新秋得輟簡見示幸甚

復吳江潘力田書

手教盈紙詳論實錄辨證此鄙人未成之書亦國史未了之案考異刊正實獲我心何自有操戈入室之嫌唱此論者似非通人吹萬自己不必又費分疏也德慶一案事理甚明高明既執據堅確何容固諍聖

祖神武獨斷變絕終古雖晚年倦勤東朝諸王寧敢以開國大事自立斷案大書簡冊此非僕之揣愚所敢聞命也僕老向空門荒唐放誕舊學無多遺忘殆盡汗青頭白邈若多生何況區區瑣碎文字杜詩新解不欲署名曾與長孺再三徃復日來緡閱華嚴漏刻不遑都無間心理此長語頃承翰教拳拳付囑似有意爲疏通證明之者不直則道不見請訟言而無誅可乎僕之箋杜詩發端于盧德水程孟陽諸老云何不遂舉其全遂有小箋之後大意尙爲刊削有宋諸人僞注繆解煩仍翫駁之文與少存杜陵面目偶

有詮釋但据目前文史提撮綱要寧畧無煩寧踈無漏淡知注杜之難不敢以削藁自任置之篋衍聊代蒼叢而已長孺授書江郵知其篤志注杜積有歲年便元本相付曰幸爲我遂成之畧爲發凡起例摛抉向來沿襲俗學之誤別去數年來告成事且請爲序妄意昔年講授大指尚未遼遠欣然命筆極言註詩之難與所以不敢注杜之本意其微指具在也旣而以成書見示見其引事釋文檀釀難出問資嗛嗛令人噴飯聊用小籤標記簡別泰甚長孺大愠疑吹求貶剝出及門諸人之手亦不能不心折而去亡何又

以定本來謂已經次第芟改同里諸公商榷詳定釀金授梓灼然可以懸諸國門矣乘間竊窺其藁向所指紕繆者約畧抹去其削而未盡者瘡癥痂蓋尙落落卷帙間竊自念少學荒落老眼迷離諸公皆博雅名家共訂此書吾所欲刊削者未必諸公之所非而所指削而未盡者無乃諸公之所是頭目頓改心神俱惆疑信錯互者久之比得來教乃啞然而咲曰信矣吾所欲刊削者果未必非而削而未盡者則誠是矣心長目短老將至而耄及之其不足以與于斯文也亦信矣又曷怪乎然而尙有欲更端于左右者竊

謂士君子凡有撰述當爲千秋萬古計不當爲一時計當爲海內萬口萬目計不當爲一人計注詩細事耳亦必須負有萬卷眼無纖塵任天下函矢交攻砥椎擊搏了無縫隙而後可以成一家之言若猶是撮拾叢書丐貸雜學尋條屈步捉衿見肘比其書之成也旦而一人焉刺駁則憤而求敵夕而又一人焉刺駁則趣而竄改刺駁頻煩竄改促數前陳若此後車謂何杜詩非易注之書注杜非聊爾之事固不妨慎之又慎精之又精終不應草次裨販與幸舉世兩目盡映而以爲予雄也今注詩者動以李善爲口實善

注頭陀寺碑穿穴三藏注天台賦消釋三幡至今法門老宿未窺其奧杜詩西方止觀經之句注者引李遐叔左溪大師碑而未悉其指云何遐叔文云左溪所傳止觀爲本祇樹園內曾聞此經用解止觀則可矣所云曾聞此經聞何經乎一曰西方之止觀經依主釋也一曰西方止觀之經持業釋也二釋者將安居乎問者答者兩俱茫然令李善執簡恐不應如是然此但粗舉一端耳注杜之難正不在此諸公旣共必將採珠授玉盡美極玄爲少陵重開生面鄙人所期望者如是足矣又何容支離攘臂于其間乎來教

謂愚賤姓氏挂名簡端不惟長孺不忘淵源亦諸公
推轂盛意詞壇文府或推或挽鵲巢鳩居實有厚幸
僕所以不願廁名者捫心撫已引分自安不欲抑沒
矜慎注杜之初意非敢倔強執拗甘自外于衆君子
也來教申言前序九鼎也冠首簡斯文也殆慮僕慙
有後言而執爲要質者若是老夫亦有詞矣未見成
書先事獎許失人失言自當二罪並案及其見聞違
互編摩麗雜雖復兩耳聳聳亦自有眼有口安能糊
心救目護前遮過而暗不吐一字耶荒村暇日覆視
舊箋改正錯誤凡數十條推廣畧例臚陳近代注杜

得失又二十條別作一叙發明本末里中已殺青繕
寫僕以耻于抗行止之今以前序爲息壤而借以監
謗則此序正可作懺悔文又何能終鋼之勿出乎僕
生平痴腸熱血勇于爲人于長孺之注杜鄭重披剝
期期不可者良欲以古義相勗勉與其自致不朽耳
老耄昏忘有言不信不得已而求免廁名少欲自列
而諸公咸不以爲然居然以岐古相規以口血相責
匹夫不可奪志有閔嘿竊嘆而已少年時觀劉子駿
與楊子雲書從耿方書入籙貢之縣官而子雲答書
曰君不欲脅之以威凌之以武則縊死以從命私心

竊怪其過當由今言之古人矜重著作不受要迫可謂子雲老不曉事哉餘生殘劫道心不堅稍有棖觸習氣迸發兄爲我忘年知己想見老人癡頑茹物欲吐之狀傳示茂倫兄當闕堂一咲也東事記畧東征信史也人間無別本幸慎重之俞本紀錄作絳雲灰燼諸候陸續寄上不能多奉

答徐禎起書

讀所示古文不數篇輒拊掌太息文皆奇麗志節盤鬱方寸五岳隱然不平而辨博之學雄駿之氣又足以發之眼中之人無此久矣足下通懷挹損浮視下

問老學昏耄未有以相長也嘗讀李文饒文論舉曹子建以氣爲主之言而以兩言疏通之曰氣不可以不貫勢不可以不息此兩言者文章之指歸也今足下之文雄矣壯矣關合怪駭驅濤湧雲天吳罔象滅没行墨氣之不貫而以編珠貫玉爲嫌者則無之矣若夫言繁理富奔於諧合浮漂不歸之病或時有焉文饒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觀之者不厭李謂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皆善息之說也欲有以進于足下其必取諸此矣古人有言辭尚體要規必圓矩必方此天則也要之必歸于簡質古

今之文雄渾激射累千百言如一氣迴復者太史公
之後唯蘇子瞻耳子瞻之文固未有偏背規矩流宕
而忘返者也子瞻評李方叔之文微傷于冗後當稍
收歛之今未可也方叔之文正如川之方增當極其
所至霜降水落自見涯矣然不可不知也此言當取
以獻足下然所謂如川方增當極其所至者謂其當
爬搔洗濯日磨月礪以馴至于霜降水落物後窮而
天根露焉非謂夫縱放奔軼騁不介之馬于峻坂任
其顛躓而自愉快也陸士衡曰考殿最于錙銖定去
留于毫芒又曰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知乎

此則子瞻之于方叔所謂當極其所至者亦應時發
藥非診治之通方也豐山之鐘知霜則鳴豐城之劍
入水則化足下之文霜水之遇近迫矣亦在乎善候
之而已若欲僕尺寸繫括句櫛而字媵之則無論拙
匠代斲自惜其指亦思以楮業之工雕刻混沌而
反爲元氣賊也

與方爾止

謙益白爾止世兄足下頃見足下酌遵王詩次章頗
似何將軍園林第十因思此詩云幽意忽不樂歸期
無奈何兩句突兀而起卽兩句截斷云出門流水住

物齊有學集卷三十一
回首白雲多此一輪勢也次一轉云自笑燈前舞惟
伶醉後歌次又轉云祇應與朋好風雨好來過八句
之內勢變多端尺寸之間移形換步正所謂波瀾獨
老成也此老不容易放筆如此足下滾于杜者聊復
拈此以相嘆賞古人詩暮年必大進詩不大進必日
落雖欲不進不可得也欲求進必自能變始不變則
不能進陸平原曰其爲物也多姿其爲變也屢遷又
曰謝朝華于已披啓夕秀于未振皆善變之說也近
代思變杜者以單薄膚淺爲中唐五言律中兩聯不
對謂之近古此求變而轉下者也唐人如岑嘉州王

右丞錢考功皆于杜老爭勝毫芒晚唐則陸魯望皮
襲美金源則元裕之風指穠厚皆能橫截衆流足下
論詩以杜白爲第宅亦不妨以諸家爲苑囿也每愛
足下詩能于酬應中輸寫性情是以迥絕時流旣于
此中得無膽放手滑馬逸不能止三周華不注其亦
將往而思返乎金剛筏喻最重棄捨學道之人謂當
于生處熟熟處生故曰百尋竿上轉身難又曰欲窮
千里目更上一層樓能棄能捨則能變矣足下今以
晚年若能捨詩入道可用此言爲筏喻也送序中旣
以此事推足下見足下論詩眼明細知不以業成自

物齋有學集卷二十九
滿聊復布此決耳耳聾畫字不便往復伸紙代口勿
以爲咲

與王烟客書

荒村殘鵬風雪拒戶紙窓竹屋佛火青熒瑤華遠存
重以餽歲佳肴珍果盈筐溢筭春風滿座椒盤郁然
淵明省扣門乞食之詞少陵無稚子恒飢之感古人
老不得志輒退思東阡西陌雞豚同社之樂殘生頽
景百里相望不意得之于門下不能不慨然太息也
老病日增身世相棄畏近城市自竄于荒江墟落之
間人世聲華取次隔絕莊生所謂憇然仁者去之畫

然智者去之亦庶几空谷逃虛之人矣而仁兄留心
長物耿耿胸臆間長言調語每相薦樽斷編齧翰手
自披錄昔人破琴輟絃希風千古不揆衰朽坐而得
之舊學荒落老筆叢殘每思傾囊倒屣自獻左右少
憊嗜芟采葑之思周章捩揣慚懼而止每以自愧又
以自傷也衰殘窮蹇歸心法門辟如旅人窮路迫思
鄉井衣珠茫然歸無計來教以導師見推良爲踟
躕每思今世不乏聰利上根却有一種影客慧浮動
六根門頭習禪則染禪習靜則染靜習教則染教邪
師盲宗又從而影掠鈎牽引狂趨僞染神尅骨如仁

我齋有學集 卷三十九
兄皈依大乘心安如海此非獨靈根宿習亦向來善友薰習扣擊于聞谷諸師已得真正種智故也首楞一鈔稿已五削般若二本幸而先成以二經教義最爲精奧心經則賢首畧疏全通法界金剛則慈氏頌偈親授僧法近代大老箋註猶多遺落本源少有管窺每思就正亦以此中牛毛麟角可與微言者良鮮也向者村舟暫出未奉報章寒疾少間專力奉復馳神函丈不盡翹仰

復遵王書

昨得手書循覽再三深喜足下好學深思助我良多

而惜余實固不足以承之也僕少壯失學熟爛空同弁山之書中年奉教孟陽諸老始知改轅易向孟陽論詩自初盛唐及錢劉元白諸家無析骨雜刺髓尙未能及六朝以上晚始放而之劍川遺山余之津涉實無之相上下久之思沂流而上窮風雅聲律之由致而世事身事迫脅凌奪晚晚侵尋有志未逮此自考之公案也四十年來希風接響之流湯臨川亦從六朝起手晚而效香山眉山袁氏兄弟則從眉山起手眼明手快能一洗近代窠臼眉山之學實根本六經又貫穿兩漢諸史演迤弘奧故能凌獵千古然坡

老論詩亦頗多匠心矯俗不可爲典要之語若少陵論太白詩比論于庾鮑陰鏗又云何劉沈謝力未工才兼鮑照愁絕倒稱量古人尺寸銖兩不失針芒此等細心苦心恐坡老尚有未到處偶讀謝康樂詩云連巖覺路塞密竹使逕迷來人志新術去子惑故蹊子美今體撮爲兩句云過客徑須迷出入居人不自解東西此詩家採釧縮銀攢簇烹煉之法也今人注杜輟云某句出某書便是印板死水不堪把玩矣袁小脩嘗論坡詩云他詩來龍甚遠一章一句不是他來脈處余心師其語故于聲句之外頗寓比物託興

之旨庾辭譎語往往有之今一一爲足下拈出便不值半文錢矣王老師脩行無力被鬼神覷破只得向土地前也下一分齊此可爲噴飯一咲也居恒妄想願得一明眼人爲我代下注脚發皇心曲以俟百世今不意近得之於足下然探符取代登臺觀莒人固不可與微言則亦憂憂乎難之矣少暇當抵掌盡之近來典故盡于絳雲一炬三案之事詳看三朝要典得其案則斷易定如知病便可定藥也

與遵王書

來教論吾詩淡相推挹所謂愛而忘其醜也然足下

好學深思虛已求宗必非誦曲以相抵者政恐愛我
之過于生平問學尙未委曲悉本末近有答山陰徐
伯調河濱李叔則二書頗約畧言之足下試覽之而
知吾學之所不至與今之老而不能竟其所至者可
以爲鑒亦可以爲勸也甲申亂後讀書近歸心內典
又不復讀外書昔學舊聞遺失畧盡如何蕃舉幡事
柳文皆云遮道叫闍則此語容有之但不記所自出
耳李叔則謂吾文近來好用佛語叔則不知余學殖
日落間資內典爲談助而以爲好用佛語此所謂何
不食肉糜耳然響言二字出晉天文志叔則謂用法

苑珠林又未克謂金條脫出自莊周也記問之難如
此聊及之以供一哂耳古人論詩研究體源鍾記室
謂李陵出于楚辭陳王出于國風劉楨出于古詩王
粲出于李陵莫不應若宮商辨如蒼素獨孤及謂沈
宋旣沒崔司勳王右丞崛起開寶之間得其門而入
皇甫補闕數人而已今之論古詩者曹劉陸謝能一
一知其體源否論盛唐者祖禰李杜二家亦知司勳
撥棄俗學未克窮窈聲律精研風雅源流而下自韓
劉皮陸以訖于宋之廬陵眉山金之遺山而已知盡
能索矣更遡而下之渥其流而揚其波殆將往而不

返非所望于高明也元白二公往復論詩司空表聖
與李生書皆作者之津涉後人之鍼藥也留心揀擇
但見其上勿汜濫末流為有識所笑

第 35637 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學 928
園短大 木
圖書館 9

書
SS 11.8 如平
學海堂
大鼓園
錢香園

